

1989 北京 制止动乱 平息反革命暴乱 纪事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
北京日报出版社



1989' 北京

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

纪 事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

北京日报出版社

1989. 7

1989'北京制止动乱
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

*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西裱糊胡同)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经销
市机一〇一印刷厂排版
河北省香河县印刷厂印刷

x

开本 787×1092 1/32 5.5印张 117千字
1989年8月第一版 1989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ISBN7—80502—339—5/D31

定价 2.50元

编者按：1989年的4、5、6月份，北京发生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学潮，很快就演变成政治动乱，紧接着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从4月15日学潮发生到暴乱基本平息，我们经历了60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为了帮助大家回顾这极不寻常的两个多月，便于考察事情的经过，分析问题的来龙去脉，我们编写了这本《纪事》。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将去年秋季以来的有关情况一并记入。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难免还有遗漏，请读者批评指正。

1989年7月7日

目 录

一、1988年秋至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	
以前的一些动向	(1)
1988年9月19日	(1)
10月31日	(2)
12月7日	(3)
12月11日	(3)
1989年1月6日	(4)
1月28日	(5)
1月29日	(5)
1月30日	(6)
2月4日	(6)
2月16日	(6)
2月19日	(7)
2月22日	(8)
2月23日	(8)
2月25日	(9)
2月26日	(9)
2月28日	(9)
3月1日	(10)
3月2日	(10)

3月3日	(11)
3月9日	(11)
3月22日	(11)
3月26日	(12)
3月28日	(13)
3月29日	(13)
4月3日	(14)
4月5日	(14)
4月13日	(15)

二、4月15日至22日，悼念胡耀邦同志期间爆发

学潮和动乱	(16)
4月15日	(16)
4月16日	(18)
4月17日	(18)
4月18日	(20)
4月19日	(23)
4月20日	(27)
4月21日	(29)
4月22日	(32)

三、4月23日至5月3日，《人民日报》“4.26”社

论对动乱的定性是正确的	(37)
4月23日	(37)
4月24日	(39)
4月25日	(42)
4月26日	(47)
4月27日	(51)

4月28日	(53)
4月29日	(54)
4月30日	(55)
5月1日	(57)
5月2日	(58)
5月3日	(60)
四、5月4日至12日，动乱由缓和转向激化，事态	
继续发展	(61)
5月4日	(61)
5月5日	(63)
5月6日	(65)
5月7日	(66)
5月8日	(66)
5月9日	(67)
5月10日	(68)
5月11日	(69)
5月12日	(69)
五、5月13日至19日，绝食和大游行，动乱扩大到	
全社会	(72)
5月13日	(73)
5月14日	(75)
5月15日	(78)
5月16日	(79)
5月17日	(83)
5月18日	(87)
5月19日	(90)

六、5月20日至6月2日，首都部分地区戒严，极少数人积极策动暴乱	(95)
5月20日	(96)
5月21日	(100)
5月22日	(103)
5月23日	(104)
5月24日	(107)
5月25日	(109)
5月26日	(110)
5月27日	(112)
5月28日	(113)
5月29日	(115)
5月30日	(116)
5月31日	(119)
6月1日	(120)
6月2日	(122)
七、6月3日至30日，反革命暴乱的爆发和基本平息	(124)
6月3日	(124)
6月4日	(129)
6月5日	(132)
6月6日	(136)
6月7日	(139)
6月8日	(142)
6月9日	(145)
6月10日	(147)

6月11日	(149)
6月12日	(149)
6月13日	(150)
6月14日	(151)
6月15日	(152)
6月16日	(153)
6月17日	(153)
6月18日	(155)
6月19日	(156)
6月20日	(156)
6月21日	(157)
6月22日	(158)
6月23日	(159)
6月24日	(159)
6月25日	(161)
6月26日	(162)
6月27日	(162)
6月28日	(163)
6月29日	(164)
6月30日	(165)

一、1988 年秋至 1989 年 4 月 15 日 胡耀邦同志逝世以前的一些动向

去年 9 月，党中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对这个决策和采取的各项措施是支持和拥护的，整个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势是基本稳定的。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对于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分配不公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同时在推进民主、健全法制、深化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等方面，提出了不少要求和建设，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也是党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的确有极少数人紧密勾结，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正常的活动。他们试图利用“五四”70 周年、国庆 40 周年、法国大革命 200 周年的时机，煽起学潮，挑起事端。他们网罗势力、制造舆论、蛊惑煽动的手法，都显示出内外相互策应、相互配合的鲜明特点。

1988 年 9 月 19 日

十三届三中全会前夕，赵紫阳会见美国“极端自由派经

济学家”弗里德曼。香港报刊称之为“历史性的会见”。香港杂志《争鸣》1989年1月号刊登弗回美后演讲，说他和赵“从正反两面来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情形。赵紫阳明确表示，若一个领导人不能被充分授权的话，就无法推动经济改革”。“总的说来，赵紫阳要能够掌握经济改革的权力，这是他的关键的问题。”同期《争鸣》发表美国人彼利《九条建议》，要求邓小平等老一代“正式宣布全退”，“胡耀邦、方励之、王若水、刘宾雁官复原位，或恢复原职”，“释放魏京生、王希哲等政治犯”。

1988年10月31日

《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上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一文。李怡与“以国务院体制改革所为代表的赵紫阳的中青年智囊团”人物有联系（《九十年代》1989年2月号）。文章攻击邓小平，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邓小平完全退休，才能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阻碍”，“才会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路线”。

1988年11月号香港《解放》杂志，发表《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长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知名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北京同海外中间媒界这种微妙的互动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断言，中国经改的问题在于赵紫阳不拥有独裁权力，并暗示邓小平是赵独裁的障碍。”对于西方和港台一

些人，“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

同期《解放》杂志刊登了陪同弗里德曼同赵紫阳会见的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返港后发表的一些言论和文章。张在接受《九十年代》记者采访时表示，“弗的学说与赵的观念没有什么不同”。随后，他又在香港《经济日报》发表《假若赵紫阳是个独裁者》。文中称：要改变中国二百年来的悲剧历史，只有进行“独裁改革”，“邓小平已年高八十四，将中国今后经济改革的问题转移到赵紫阳身上，是很自然的”，赵即便拥有过去八年的权力还不够，要有蒋经国那样的权力，中国才有希望。港刊评论，“这也暗示赵的权力要超越邓。”

1988年12月7日

由《走向未来丛书》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新观察》主编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

1988年12月11日

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该报记者高瑜撰写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同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关于时局的对话（1988年11月16日）。

严、温说，“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那就“比改革

的失败还要严重”。严家其说：“我认为中国面临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的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一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种苗头许多人已经感到，人们认为中国现在处在危机之中就和这种认识有关”。他又说：“面对困难、挫折和危机，要有正视困难和错误的勇气，而不要把困难和某些失误变为一种权力斗争的借口。”这个对话，还在《世界经济导报》等多种报刊，包括文摘性报刊和香港《镜报》杂志刊登。

1989年1月6日

1月6日，方励之（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给邓小平写信，要求在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以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信中说：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四十年，也是“五四运动”的第七十年，围绕着四十年和七十年，一定会有不少纪念活动。但是，比之回顾过去，更多的人可能更关心今天，更关心未来，期待着两个纪念日会带来新的希望。

鉴于此，我诚恳地向您建议，在这两个日子即将到来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以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

我想，无论对魏京生本人作如何评定，释放他这样的已经服刑大约十年的人，是符合人道的，是

会促进良好的社会气氛的。

今年恰好又是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不论怎样看，由它所标志的自白、平等、博爱、人权已受到人类的普遍尊重。因此，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1月28日

晚上，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方励之、王若水（原《人民日报》主编）等人在“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在沙龙上的发言主要内容有：①当前中国处在一个危机时刻，波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处在全面危机中。②今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法国《人权宣言》发表200周年。因此，形势是很好的。③要警惕中国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封建专制主义。现在封建专制主义很严重。④方励之说，最近我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中心是要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当今世界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在讲人权，就是中国没人讲。谈不上人权，民主、自由就是空话。中国在人权宣言上是签了字的，但是国民党签的。因此，争取人权是个重要问题。⑤当前是个非常好的时机，光发议论不行，最重要的是行动。今天的会、出版《新启蒙》也是行动，但还不够。

1月29日

方励之在谈到这次“新启蒙沙龙”时称：昨天的火药味

很浓，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现在当局根本就没招了。我觉得这种会要连着开三次就要上街了。

1月30日

方励之在接受“美国之音”驻京记者潘海迪的采访时说：“星期六的沙龙活动与以前我参加过的沙龙相比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相当开放的。给我第一个印象是更敢于讲话。第二个印象就是大家越来越以独立的态度，对政府持批评的态度来讲话。再者，就是我还是第一次参加有这么多记者在场的沙龙活动，这是从前没有的。”

2月4日

下午，在北京友谊宾馆雅园餐厅，由企业家协会和中国文化书院联合举办了“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许良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军（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等人发表了演讲。会上呼吁各界为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制造舆论。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民主而斗争。”

2月16日

陈军在“JJ艺术酒吧”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1月6日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

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实行人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33人的“公开信”说：

我们得悉方励之先生于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致邓小平主席的公开信后，深表关切。

我们认为，在建国四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将会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的和谐气氛，同时也是符合当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权的普遍潮流的。

2月19日

17:30，陈军在“JJ艺术酒吧”再次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现代艺术展的部分作者及中外记者共百余人。会上，陈军宣读了方励之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及有陈军等33人签名的“致人大常委会及中共中央的公开信”。

陈军说：“我们在场的人应该与34名知识分子取得共识，争取释放魏京生。我们签名就是对他们表示支持。下月将召开人大会议，希望新闻界向人大代表提出，把魏京生的问题列入提案。”“魏京生的问题国内外不很清楚，应征求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看法，整理成材料给人大代表。”“从现在开始，‘JJ酒吧’每天下午3点至8点接受任何人的签名，你们有什么信件需寄往国外由我们转交，我们还要成立统计小组，统计签名多少人，提交给人大。”

2月22日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就陈军等人写信征集签名一事发表谈话，指出：“陈军等人发起写信提出要求释放魏京生，其实质是制造舆论，对政府施加压力，干涉国家的司法审判。”并指出，陈军等人的做法“是违反中国法制原则的，因而是错误的”。他希望人们“保持清醒的头脑，维护安定、团结、民主、和谐的政治局面，使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得更加顺利”。

2月23日

美国《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邵德廉给总社发了一篇新闻稿。报道称：

伴随着民权运动在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复苏，布什总统将于本周末抵达北京。这些知识分子过去曾是中国共产党“反右”运动的专政对象，但最近几周，他们已更加无视共产党的权力了。当得知中国头号持不同政见者方励之已被邀请参加星期日晚上布什总统为中国领导人举行的宴会时，知识分子的士气大振。陈军想让布什看到那封一周前有33名知识分子签名的要求释放在中国的政治犯呼吁书。特别提出要求释放民权运动杰出的活动者魏京生。

报道最后称：

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呼吁已经得到许多海外中国人的支持，在美国已有600多中国人和美籍华人在

呼吁书上签名。

2月25日

陈军等33人签名的“致人大常委会及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在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三角地”贴出。

2月26日

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等42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

晚，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布什，在北京长城饭店为中国领导人举行答谢宴会。在此之前，美方不同中方商量，绕开正常渠道，向方励之发出邀请。中方从一开始就向美方进行了多次严正交涉，美方作了愿意寻求解决办法的表示。当晚，在方励之前往赴宴时，长城饭店的警卫人员对方进行了阻止。

22：00左右，方励之及李淑娴（方励之之妻，北京大学副教授）在两名外国人的陪同下到香格里拉饭店。

24：10，方励之在饭店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公司的电视采访。有外国记者等百余人在场听了方的演讲。

2月28日

15：00左右，方励之在北大“三角地”贴出1份小字报，

叙述了26日方未能参加布什总统答谢宴会的经过。

3月1日

上午，在清华大学（以下简称清华）校内4处和北大校内均发现无署名、内容相同的大字报——《讨邓习（徽）文一告全民书》。大字报对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同志进行了恶毒攻击：“党现已成弄权谋私的必备之物”，“共产党的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权大于法”，“要奋起讨贼”，并提出“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原则”。

3月2日

上午，北大“三角地”发现一小字报，题为《为中国人悲哀》。写道：

方励之先生应邀未能参加国宴，他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和束缚，这是对知识分子和自由战士的又一次磨刀霍霍。黄衣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无法无天，是由于当局独裁专制。70年前的“五四”运动被国民党镇压，70年后的今天，我们上天无门，只有入地——出国，因入地无门，也只有为自由而战。“五四”运动精神永存！自由万岁！打倒专制和独裁！

3月3日

西城区中华社会大学、清华大学均收到署名“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胡子骏”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该信用煽动性语言号召青年学生“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人权’的激流中去！到时候了！”并煽动说：“农民在期待着！工人在期待着！各国人民在期待着！继续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吧！”该信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仅仅依靠‘圣人独裁’的‘精英政治’”；“民主、人权的呼声回响在中国的上空，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在淌着鲜血！”号召：“青年学生们，觉醒吧!!!”

3月9日

自1988年5月4日，由方励之、李淑娴一手策划，主要由王丹（北京大学历史系88级学生）等人主持的“民主沙龙”，今天在北大举办了第10期活动。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头头任晓町（又名任安）以“新形势的转折——西单民主墙”为题进行了演讲。

3月22日

第12期“民主沙龙”在北大举行。北大一教师以“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为题进行了演讲。活动中有少数学生大谈“民主”、“人权”和全盘西化思想。

19：30，市建筑工程总公司安装公司所属锅炉公司的劳资干部任安（又名任魄町），在锅炉公司劳资组办公室召开记者招待会，有六七名欧美记者、十来名香港记者参加。会上，任安向外国记者宣读了他拟好的一些材料，并讲了他自己的经历，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关于民主和魏京生的问题。对外国记者提出的关于魏京生的问题，任安答：现在当局发表的有关魏的“供词”，说魏泄密，是要激起人们的爱国热情。这个国家压制民主，还谈什么爱国呢？外国记者问：你和上海学潮、方励之等不同时期民主运动人士有接触吗？任答：有接触。

3月26日

9：00—14：00，由苏绍智、曹思源（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等人和《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杂志社、“民主丛书”编委会、首钢研究与开发公司和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发起的“第二次中国民主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图书馆多功能会议厅举行。会议邀请了“学术界、新闻界、各人民团体等各方面人士200多人。”

在此之前（3月19日），曹思源在谈到这个研讨会时说：“只要把它开成了，就是一个胜利。这次会上不准备讲得太过激，完全是从建设性的角度探讨并提出修改宪法的必要性。”

同日，高瑜也说：“原来的重心（指当时社会的注意力）现在都在这个会上了。在最近人心最最浮动的时候，整个中国政治改革对你们抱的期望特别大。”

3月28日

下午，香港“吁释魏京生请愿人士代表团”一行7人乘飞机到天津时，天津边防检查站发现代表团中庄思明回乡身份证手续不全，宣布不准庄来京，让庄立即返回香港。在其余6人的行李中发现有签名信和《争鸣》杂志，均被扣留。

3月29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今日谈”栏目中刊登了署名“鄢烈山”的文章《“大字报”质疑》。文章说：

什么叫大字报？在这些“官”们看来，似乎字儿大、纸儿大就是大字报。说他们根本不明白“大字报”是个特定的政治概念未免冤枉，他们是以“写大字报”的罪名堵人家的嘴巴，这大概也是“上网上线”的遗风吧？我们的法律的确不再保护公民有写“大字报”的权利，但并未规定写意见或建议书的用纸尺寸和字体的大小。只要不是发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危害社会治安、侮辱诽谤公民等言论，提意见时是写蝇头小楷，还是写“1号字”，谁也无权干涉！

现在不少基层单位群众参政和民主监督的积极性很高，在单位里开辟一块舆论监督园地，张贴职工署名的意见书，不失为提高透明度、强化民主管理之一策。

对《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部分高校的干部教师表示不

理解。他们纷纷询问，“是否要让‘文革’中的‘四大’再回到我们的生活中？”

下午，在北大塞万提斯像前草坪上举办了第13期“民主沙龙”。其主题是“五四精神与民主”。活动中，主持人王丹宣读了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民在政协会上的发言。在讨论中有的学生说：“要求废除共产党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有的说：“要民主只有留学，推翻现政权。”王丹说，要豁出去了，这次人少，要号召更多的人来。

在此之前，北大党组织曾找活动主持人陈瑞军（北大经济系学生）、王丹等人谈过话，明确指出不许搞“沙龙”，但组织者并未听从劝阻。

4月3日

王丹在北大“三角地”贴出有56个学生签名的给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的一封信，说“民主沙龙受到中共北京市委、校党组织及保卫部门的干涉”，提出：①要求学校取消对“民主沙龙”的压力；②以后类似的沙龙活动提前两天把名单上报学校，除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之外都应让参加；③把塞万提斯像前的草坪变成“民主沙龙”的固定活动地点。同时，王丹等事先通知一些港澳记者，企图借海外传媒给学校施加压力。对此，学校仍未同意。

4月5日

下午，第14期“民主沙龙”在北大塞万提斯像前草坪上

举行，其主题是：请李淑娴就 56 名学生签名的“大字报”向校方提出的有关政治民主环境问题听取选民意见。活动中，李淑娴说：“北大的历史就是争民主、争自由的历史，56 名同学给校长的公开信要求使民主沙龙合法化应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同学们有胆量写这样一封信我很钦佩。”“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集社、出版……的自由，游行自由给加了 10 条，其他的自由还没有来得及加条，在这里聚会是正常的，不违法。”王丹说：“所有知识界，都感到今年要有事情发生。我希望在目前这个时机，大家都团结起来。”还说：“如果大家都闹腾得比较欢，这个进程就推进了。”李淑娴进一步说明：“大家都是这个态度，也就没关系了。”

4 月 13 日

北京邮电学院学生会收到 1 份由广西大学“西大学生会”寄来的《告全国大学生书》，称：“我们年年纪念‘五四’，其实我们年年愧对‘五四’先烈”。“在‘五四’运动 70 周年纪念日，让我们全国的大学生用行动来说明自己吧”。“没有小乱（其实这是做人的基本权力也是宪法允许的），就会出现‘文革’那样的大乱，没有‘短乱’就会出现十年的长乱，乱一点并没有什么可怕”。“让我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治’的大旗”。

二、4月15日至22日，悼念 胡耀邦同志期间爆发学潮和动乱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使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提前爆发。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表达了深切的哀思，各高校也为学生的悼念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极少数人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具有了政治动乱的性质。

4月15日

7：53，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耀邦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

午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等校相继出现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标语、对联、挽联及大小字报。

19：00，中央电视台播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宣告：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1989年4月8日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

面积急性心肌梗塞，经全力治疗，未能挽救，于1989年4月15日晨7时53分逝世，享年73岁。

19：00，中共北京市委召开部分高校和城近郊区党委书记紧急会议，针对胡耀邦同志逝世后，高等院校出现的情况作出部署：要积极做好学生悼念活动的引导工作，化悲痛为力量；要因势利导，言明利害，警惕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闹事；要加强社会治安管理。

19：40，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第一个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小花圈，上写“真正的中国共产主义战士胡耀邦同志千古”，“永远怀念您，顾保忠挽”。

当天晚上，北人数百名学生在“三角地”聚集。有两名香港记者边录相、边采访。学生议论纷纷，对胡耀邦同志去世，有的表示不信，有的表示不解，有的说是谋杀，有的表示惋惜，有的说热闹还在后头。北大校门口有30多名外国、港台记者聚集，欲进校采访。有的港台记者乘坐某些机关的汽车进入校园，有的外国记者由该校外国留学生出示学生证混入校园进行采访、拍照。

当晚，北大出现一份大字报称：“无能的政府、社会腐败、政治专制，知识贬值，……我们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建立民主政治。”全国总工会所属工运学院也发现内容相似的大字报。清华出现“李鹏辞职”的标语。

21：00左右，北大出现一对联：“小平84健在，耀邦73先死，问政坛沉浮，何无保命；民主70未全，中华40不兴，看天下兴衰，北大亦哀。”据有关部门现场了解，有一自称社科院的人煽动学生写文章，表示负责投递、刊登、发表，行动诡密。

4月16日

北大、人大、中央民族学院（以下简称民院）、清华、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师大）等20所高校共出现标语、挽联、大小字报300多份。不少学校都出现了一些借题发挥对党和政府不满及指名攻击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人大贴出题为《哭耀邦》的大字报，指名道姓攻击多名中央领导同志。北大题为《你死我活》的挽联，影射中央领导同志是“欺世盗名的窃国奸雄”。清华、北京理工大学的大字报提出“朽翁听政”、“独裁集权”、“蛮横腐朽”，攻击中央有一个“搜刮民脂民膏的新四大家族”。民院的大字报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心狠手毒，残害忠良”。北大题为《猛回头》的大字报影射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是“独夫”、“橡皮图章”、“草包衙内”，提出“实行议会民主制度，三权分立”，“全国大选产生总统、省市市长”等等。

8：00～16：45，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共有6个花圈，花15朵，条幅5个，黑纱1个。

4月17日

北京29所高校的学生继续在校内张贴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标语、挽联、大小字报280份。不少学校为引导学生表达对胡耀邦同志的哀思，设立了灵堂。

《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大幅照片，报道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的花圈和群众场画。文字说明：“4月16日，北京，人

们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花圈，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

上午，李淑娴在北大“三角地”与学生一起议论有关胡耀邦同志逝世、悼念问题。

下午，中国政法大学（以下简称政法大学）数百名学生，打着“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旗子游行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

政法大学贴出一篇落款为4月16日，题为《生与死》的大字报，称：“中国的改革正面临危亡”，“大家都来保护一下生的改革家，不要让遗憾延续，纪念胡耀邦，保护赵紫阳，保卫生者是我们更重要的使命”。

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的具体时间还没有公布，但是，人大贴出一题为《悼念、建议、行动》的大字报，要求“请中央的治丧委员会同意各校学生代表参加胡追悼会；同意学生22日在长安街为胡灵柩送行”。人大另一题为《“政绩”累累》的大字报上公然写出“小平不倒，我党无望！民族无望！”。

北大历史系学生王丹（民主沙龙的组织者）在校内募捐。

一些高校谣传胡耀邦同志是在政治局会上与其他领导发生争执后突发心脏病的。

当晚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周围聚集了千余人，北大学生开始演讲。部分人有组织地呼喊口号“自由万岁！”等。

“美国之音”报道政法大学师生到天安门游行。

4月18日

0:30, 北大“三角地”突然聚集2000多人, 王丹说: “只要有花圈, 有旗帜, 我们就出去。”很快有人拿来一条长15米、宽5米的大条幅, 上写“中国魂——永远怀念胡耀邦同志”。

凌晨, 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 在市委召开紧急会议, 认为北大这一举动将对北京市以致全国带来影响。对此, 北京市委提出建议: 一、要控制宣传舆论, 希望新闻舆论能旗帜鲜明地讲清悼念胡耀邦同志就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 化悲痛为力量, 团结起来把治理整顿搞好; 二、建议发表胡耀邦同志《关于青年运动方向的讲话》; 三、鉴于目前对胡耀邦同志病逝的谣传较多, 希望中央发一个关于胡耀邦同志病情介绍, 以澄清种种猜测; 四、要把悼念活动和别有用心煽动严格区别开来。

1:00许, 北大约有1000多学生出了北大南校门, 走向天安门, 途中有人大的一部分学生加入队伍。队伍在行进中高呼: “反对专制”, “反对独裁”, “打倒官僚政府”, “打倒特权阶级”, “打倒官倒”, “自由万岁”, 高唱“国际歌”、“妹妹你大胆往前走”等歌曲。

4:00, 在天安门广场一外国记者对北大一女学生采访, 女学生说: “这个行动不单是因为胡耀邦, 早就有酝酿, 这次是导火线, 目的是向政府施加压力, 让政府听听学生的心声。”

4:30左右, 大批学生队伍进入广场, 呼喊“打倒独裁,

反对官僚主义”等口号。王丹等人在纪念碑前演讲，提出了事先与李淑娴等人商议过的“7条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

6：15，大部分学生从广场转移到大会堂周围，约有1000人左右，开始静坐，提出向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愿书。接待人员答应转达他们的要求。

7：30，王丹打电话给李淑娴要求发动学生来支援。李让王丹坚持住，由她去发动学生。李淑娴随即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小字报《天安门前传来的电话》，鼓动学生去支援。

8：00余，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的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与学生代表对话。王丹、郭海峰（北大国政系学生），将请愿书交给信访局负责同志。对话后，有二三百名学生继续留在广场静坐。王丹等又称这次对话不能令人满意，又要求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出来对话。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发现一《告全体同胞书》，要求“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取消各团体、军队、学校、单位的党支部、政工干部”等。

中午，在广场静坐的学生只剩100多人，他们以吃东西为由，向围观的群众募捐。王丹等人又降低了要求，说让人大常委会委员出来也可以。

13：00余，静坐学生收集每个人身上带的人民币，拟向全国各大专院校发电报，通报北京高校情况。此时，王丹煽动学生冲人民大会堂。

13：00左右，民院研究生部90多名学生，打着“悼念耀

邦”的横幅，抬着花圈，到天安门广场，先是绕广场一周，唱国际歌，向纪念碑献花圈，之后突然打出两条横幅：“公开评价耀邦功过”，“公开公布耀邦辞职的真相”，并将其挂在纪念碑上。

从 13：00 起，陆续有清华、农业工程大学（以下简称农工大）、北京经济学院（以下简称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研究生院等院校的学生到纪念碑送花圈。有的学生还攀上纪念碑高处，把花圈放在上面。

15：00，三四百名学生聚集在大会堂东门外，高呼“反对独裁、要民主”等口号，王丹开始煽动学生冲击人民大会堂。

17：00，接待人员答复学生，人大常委会委员刘延东等三人将与学生座谈。

19：00，人大 1000 多名学生打着写有“继承耀邦遗志，推进民主进程”的横幅走出校门。行进中，北大等校学生插进队伍。

19：50，原定人大常委会委员刘延东，人大代表陶西平、宋士雄三人在人大会堂和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学生代表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但王丹等人突然提出不对话了，要求人大代表在晚 7 时 50 分在大会堂东门外当众接收他们的请愿书。经有关领导同意后，三名人大代表在大会堂东门外和北大学生代表李进进、郭海峰见面，李、郭二人递交了“十点示威要求”和“七点要求”的请愿书。

21：00，天安门广场有北航、人大、北大等校的学生与围观群众达 2 万人左右。他们唱国歌、国际歌，高呼“打倒专制”、“我们要自由”、“自由万岁”的口号。有的学生打出

了“推翻专制、铲除官僚”的横幅。纪念碑高处挂着两个白帐：“民主不死”、“耀邦不死”。

22：00，在北大郭海峰及人大一些学生的带领下，北大、人大学生队伍汇合围绕广场游行、呼口号，并将广场上的大部分学生带到新华门前。

23：00，一部分学生仍留在纪念碑周围演讲。

23：35，近2000余人在新华门前静坐，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师大教育系88级学生吾尔开希等人演讲，一部分人呼喊“李鹏出来”，并开始冲新华门。一些警卫战士被扔来的鞋、瓶子等砸伤。

这一天，北京有30所高校继续出现大小字报、标语、挽联、条幅500多份。借题发挥，丑化、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明显增加。

4月19日

3：05，一些人又往新华门内冲。

3：40，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同志召集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中宣部、中办警卫局、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公安局等单位的有关同志研究决定：以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名义发布通告，迅速整顿新华门前的秩序，要求市公安局迅速调集力量执行。

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通告》如下：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

不幸逝世，全市人民十分震惊和悲痛。我市群众开展了各种悼念活动，以寄托哀思。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胡耀邦同志的深切怀念。

但是，近几天来，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广大群众进行悼念活动之机，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张贴攻击、谩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在1月18日晚，公然煽动少数人冲击中南海，打伤维持秩序的警卫战士，提出种种与悼念活动无关的无理要求。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已不是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而是蓄意制造和挑起事端，企图转移悼念活动的正确方向。

为使悼念活动正常进行，严防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捣乱和破坏，确保社会秩序的安定，特通告如下：

一、要动员群众通过悼念活动，化悲痛为力量，以实际行动学习胡耀邦同志的革命献身精神，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一心一意地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振兴中华作出贡献。

二、悼念活动主要应当在本单位内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北京是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所在地，每个公民都要自觉地维护党政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维护首都交通、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正常秩序。

三、绝不允许任何人借悼念活动之机，进行捣乱和破坏，对那些捣打、砸、抢、冲、烧的违法犯

罪分子，要依法严惩。

1：00，在新华门前，有一北大学生打出白布横幅，上写“绝食”。

4：00许，有一辆小轿车从新华门前驶过，扔下一捆4月19日《科技日报》，刊登有该报记者采写的《倾注哀思——天安门广场目击记》、《哀思洒满了校园——首都大学师生深切悼念胡耀邦同志》及照片等。

4：15，公安干警和武警分中、西、东3路，整顿新华门前秩序。配备了3辆广播车，宣读市政府通告。市公交总公司按照市委的要求，调了4辆大轿车开往六部口。静坐的学生陆续上车返校。

4：30，新华门前静坐的人群被驱散，其中有十几名香港和外国记者。

静坐学生被驱散后，北大、人大、师大、民院等院校的校园内，很快出现了“特讯”、“快讯”等大小字报，对此事进行歪曲。

上午，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认为北京市面临开好市九届二次人代会和处理好高校学生问题两件大事，并对领导分工重新作了安排。

11：00，北京市委召开35所高校、8个城近郊区党委书记会议，通报19日凌晨部分高校学生冲击新华门的情况。李锡铭同志强调指出：一、各学校要认真分析学生情况。真正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是多数，别有用心搞阴谋的是极少数。二、要旗帜鲜明揭露少数人的阴谋，团结广大群众。会议对《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宣传系统的报道工作做了具体安排。

新华社发出《中共中央4月19日公告》，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遗体告别仪式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11：00，师大近千名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他们举着横幅、国旗、校旗、系旗，有人维持秩序。

13：00，中央美术学院学生抬着胡耀邦同志巨幅画像（高3米、宽2米）进入广场。画像两侧分别写有“何处招魂”，“中央美院敬挽”。

至15：00，到天安门广场的有北京医科大学、师大、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农业大学、中国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大、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北京邮电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北方交大、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印刷学院、中医研究院等14所大专院校的学生。

20：00以后，广场约有10万人，并逐渐形成4个演讲中心。

22：00左右，师大外语系85届学生郭向东（女）去民族文化宫看戏，在骑车返校途中，与同向行驶的105路无轨电车车厢相碰，轧成重伤，被送往积水潭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当晚传出“一女学生被警车横冲直撞轧死的”谣言。

23：00左右，近万名学生从纪念碑取走6条横幅、4个花圈，涌向新华门，并冲击新华门。

当天有31所高校共出现大小字报、标语、条幅570份。

21：40至20日0：30，王丹在北大“三角地”主持了第16期“民主沙龙”，约有千余人参加。内容是：①肯定胡耀邦同志9条功绩；②分析学生运动失败的原因：“没有一个有组织的、由各高校和各阶层民主人士联合的行动是没有力量

的”；③废除原学生会，并宣布成立“团结学生会筹委会”，负责北京及全国各高校的民主运动。提出选举北大学生筹委会。

《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在北京召开座谈会。戈扬主持，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锐绍（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等参加。他们议论的中心，一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反自由化“翻案”，并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示威，说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香港《明报》发表社论《中国学生的悼念活动》，认为：“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官员采取了冷静而低调的态度，始终旁观及维持秩序而不干预，这显然是宽容而明智的做法。但是，事情继续发展下去会不会出现变化，是一件很难预料的事”。“我们支持民主自由的理想；可是，追求过程中万一出现动乱的情况，那却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香港《成报》社论《悼胡活动与民主运动》认为：“来自北京的消息，显示自本月16日以来的悼念活动，很明显已超越了悼念范围。”

4月20日

凌晨，新华门前开始清场，但有100多人不动，警戒线东西两侧围观群众约1万人。

4：00，东西两侧围观的人逐渐散去。在新华门前少数人仍不肯散去的情况下，武警部队采取措施，将少数人拖上调来的公共汽车。有人呼喊“打倒共产党”。

5：00，市公交总公司在武警、公安人员的协助下，将130多名滞留在新华门前的学生疏散上车。学生边上车边砸，将

5 块玻璃砸碎。当车行至南礼士路口一带，有些学生从破碎的玻璃窗向外探身，有人被划伤。司机减速，学生硬扒开车门全部下车，有近 30 人到马路对面乘 4 路车返回天安门。经司机一再劝说，20 分钟后，剩下的学生又上车，司机驾车将学生送到北京大学南门。

上午，北京市委召开区、县、局、总公司、大专院校领导干部紧急会议。市委常委、秘书长袁立本通报了这几天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市委书记李锡铭、副书记李其炎分别就做好群众工作提出要求：一、旗帜鲜明地揭露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趁机造谣生事，制造政治事件的活动；二、各企业、商业等生产部门要保证生产正常进行，教育职工不要去天安门广场；三、各高校要尽量劝阻学生不要再去广场，对坚持要去的各校要做好组织工作；四、各单位要加强值班，及时通报情况，确保 22 日悼念活动的顺利进行。

15：50，北航 300 多名学生，抬着花圈，打着 4 条横幅：“民族英雄”、“华夏英灵”、“耀邦北航人怀念你”、“铲除贪官，反对暴力”进入天安门广场。

17：10，天津南开大学（以下简称南开大学）法律系、生物系 50 多名学生到京。

19：40，师大、北大、政法大学五六百人到新华门前，打着 4 条横幅：“和平请愿”、“教育立国”、“中国魂”、“反对暴行”，进入天安门广场，绕场游行。

21：30，在北大“三角地”附近有近千人集会。首先由师大一学生讲演，声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要求人大、北大、政法大学、师大一道罢课。接着，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委员熊^火火（北大法律系代培研究生）当场宣

布 3 点：①从 21 日至 23 日，北大开始罢课；②特别是 22 日，这是关键的一天；③21 日 7：30～8：00，每系派 3 名代表到 28 楼协商 22 日行动（进行静坐、绝食、请愿等）。熊人还宣读了基本纲领和《全国高校联合会宣誓书》，号召在宣誓书上搞联合签名，把影响推向知识界。

21：55，北大、师大、北航、人大等院校学生在新华门前呼喊口号：“惩罚凶手”、“爱国无罪”、“民主无罪”、“李鹏出来”。

22：30，天安门广场的人基本散去。

同一天，北大“筹委会”贴出《告北京高校书》，倡议成立全市性的学生组织——“北京高校民主请愿活动协调会”，统一领导学生运动。

当天北大等高校的大字报数量趋于减少，主要内容为 3 个方面：1、对 20 日凌晨武警采取的措施进行造谣；2、继续煽动上街游行；3、继续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攻击。

4 月 21 日

《工人日报》发表题为《重要的是赢得民心》的署名文章。文中说：“因为他曾为人民做过一点事，人民拥护他，于是就飘飘然了，脑子不再有人民，用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奸民意，居高临下，对人民发号施令起来，不是想着怎样为人民服务，而是琢磨着怎样对付人民，这是很可怕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他迟早会失人心的。”“如果背离了人民的意愿，即便他自我感觉是多么良好，

终究会因不得人心而遗臭万年。”“不管他的职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能否为人民所拥护，能否流芳百世，还得看他是否得人心。”这天的《工人日报》在街头广为张贴。

在北大成立了“北京高校临时行动委员会”，在28楼4楼办公。一些学校的学生加紧准备当晚和次日晨的总游行。

21日晨电台广播了《北京市公安局通告》：

为了保障4月22日上午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的顺利进行，现将天安门地区的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如下：

一、4月22日上午8至12时，天安门广场及大会堂西侧路、天安门广场西侧路，除持有大会车证的车辆外，停止其它各种车辆和行人通行。

二、4月22日上午8时半至12时，南河沿南口（不含）以西、府右街南口（不含）以东、天安门广场东侧路，除允许公共汽车甩站通过和持有大会车证的车辆通行外，停止其它各种车辆通行。

还广播了《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通告》：

为了维护东西长安街交通的安全畅通，所有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挽联的同志，请不要走东西长安街（东单至西单），可绕行前三门大街或其他街道。

《通告》广播后，北大几名进修生在校内喊：今天晚上是最关键的时刻，早点出去，占领有利地形，散发传单。

上午，吾尔开希在师大贴出小字报，呼吁建立组织。

上午，政法大学国政系、经济系、政法系、法律系贴出罢课通告，有学生堵住楼口，不让其他学生上课。

中午，北大、政法大学、人大、清华、师大等校相继出现大小字报，呼吁当晚组织大游行，到天安门广场，统一行动，统一口号，服从指挥，自备花圈、黑纱、白花、标语、传单、校旗，要穿球鞋，有能力的学校要组织纠察队。

15：00，天安门广场已有近2万人，上千人越过人大大会堂东门警戒线。

16：15，南开大学约100多名学生抬着胡耀邦同志的画像、花圈，打着校旗、横幅进入广场，4条横幅是：“南开大学赴京请愿团”，“支持北京及全国学生的正义行动”，“耀邦精神永存”，“民主、自由、科学”。

白天，北大、人大、政法大学等校出现了“北京高校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公告，鼓动各高校于当晚10时在师大召开全市高校学生誓师大会。北大“筹委会”还提出了请愿7条和请愿口号。

19：00左右，部分高校的学生开始活动。北大“三角地”已有千余人集结，并给纠察队员发红袖标。清华有千余人聚集。北京科技大学有600多人在校西门口集合。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等校也分别有100~300人集结，尔后出发。

20：00左右，先头到达的学生撞开了师大的校门。北大、清华等一些高校的学生到达人大，并与等在校门口的人大学生汇合。此时已有几所高校近2万人走出校门向师大汇集。

21：00，在师大已聚集万余名高校学生，校门口挂着“欢迎南开及兄弟院校同学”的横幅，并有学生陆续到达。

21：30左右，所谓“全市高校学生誓师大会”召开，有2万多人参加，主持人是师大学生吾尔开希。他提出要以演讲

的形式控诉“4.20暴力事件”，并讲了22日晨游行的目的和路线等问题。一些学生准备了石块、白灰。

21:45，大会结束，聚集在师大校园内的学生开始向天安门游行。沿途学生不断呼喊“反对暴力”、“爱国无罪”、“铲除官倒”、“社会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是贪官污吏”等口号，有些围观的群众给学生鼓掌，游行队伍行进时，5人一排，手拉着手，并有纠察队员维持秩序。游行中，他们打出的横幅有：“联合起来”、“耀邦千古”、“民主万岁”、“打倒暴力”等。

21日，包遵信、严家其等17人给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写了一封公开信，称：学生的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收拾民意，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的必要前提”，“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直接与学生平等对话”。

香港《明报》4月21日载文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连与签名运动，亦对学生产生极大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时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一根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火柴。”

4月22日

0:20左右，游行队伍前端到达新华门，并继续由西向东走。

1:50左右，整个队伍全部到达天安门广场，共用了1小时40分钟。据统计，全市共有20所高校3万人左右（包括去做工作的学生骨干）参加了这一活动，其中北大、清华、北

航、人大、师大等校的学生较多。

3：00左右，在天安门广场，各校学生被分别安排在指定地点，打着校旗，有的学校围成圈坐在一起，由纠察队员维持秩序，进出圈要检查学生证和校徽。学生队伍排坐在从纪念碑北面、天安门广场西侧路隔离墩附近。把本来作为大会停车场的地方占据了。

3：45左右，治丧办负责警卫和交通指挥的领导同志紧急召集会议，考虑当时的情况，尽量满足学生参加悼念活动的正常要求，为了保证大会有停车场，要将学生队伍由纪念碑西松墙以西调至西松墙以东，至西华灯杆一线，停放车辆尽量不影响学生视线。

5：00左右，治丧办指派6名同志乘车来到广场西侧路，刚下车即被一群人围了起来，不断遭到谩骂、甚至有人用脚踢。其中3名同志来到纪念碑南侧学生队伍中，找到学生代表。他们要求学生队伍东移到纪念碑西松树墙以东，让出停车场。学生代表同意回去做工作。邮电学院、政法大学的队伍开始往东移动。治丧办的同志又继续向北大、人大等学校的学生做工作，到早晨天亮广场熄灯时，西松墙以西的学生队伍全部调到商定地点。

6：30，治丧办的另外3名同志带来学生的3条要求：一是无条件保证学生人身安全；二是瞻仰遗容；三是客观报道“4.20”事件。如不答应就每隔10分钟调一所高校队伍向西移动。

7：15左右，治丧办的同志向熊炜（清华大学无线电系85级学生）、郑旭光（北航社科系学生）、熊杰等5个学生代表作了以下答复：①通过音响向广场转播追悼会实况；②大

轿车停车位置不挡住学生视线；③只要学生队伍不乱，保证学生人身安全。5名学生代表表示同意之后，治丧办的同志又答复2条：①瞻仰遗容问题，我们尽力向有关方面反映，现在不能答复；②关于客观报道“4.20”事件之事，不由治丧办负责，我们可以向有关方面反映。多数学生代表表示可以回去做工作，但又表示，如果学生不听，他们也没办法。

7：50左右，学生队伍开始向西移动，学生代表做工作无效，几万人的队伍拥到隔离墩附近，部分学生越过隔离墩上了广场西侧路。

10：00，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邓小平、李鹏、万里、彭真、聂荣臻、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王震等同志和首都各族各界人士4000多人参加追悼会并向胡耀邦同志遗体告别。

向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后，学生队伍中高呼“对话，对话！”“李鹏出来！”的口号。这时，郭海峰、周勇军（政法大学政治系）和张智勇（北京大学国政系研究生）3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要求向李鹏总理递交请愿书，并表示其他工作人员接一概不给。

11：30，在广场的高校学生代表开了一个会，有少部分人提出：绕广场一周就走。大多数代表表示不想走，要求和李鹏对话。

11：40左右，治丧办工作人员再次与东门外学生代表协商。学生代表说一定要见李鹏总理，当面交请愿书，并瞻仰遗容。工作人员一再解释考虑到追悼会的规模，不可能在场的数万人都瞻仰遗容，并再次表示，一定把请愿书转交给李

鹏总理，但是遭到拒绝。有一个学生代表提出，见李鹏总理是第一要求，其他要求可以放弃。这时，一个学生队伍的组织者，站在靠近人大会堂东门外的学生队伍前，用喇叭说：李鹏已经答应 12：15 与学生见面，后来又说是 12：45 见学生。

11：45，学生情绪激动，人群向大会堂东门外警戒线拥。

11：56，学生继续向前拥挤、冲撞，第一道警戒线被冲开。警卫部队后撤。

12：15 左右，郭海峰 3 人又来到大会堂东门外，在台阶上跪下，哭得泪流满面，继续要求见李鹏总理。治丧办工作人员又出来表示如果学生代表同意，一定将请愿书交给李鹏总理。大会堂一名工作人员对学生代表说：“好兄弟，我也跪下接过请愿书转交给李鹏总理行不行？”但是，郭海峰等人还是执意不肯。最后学生队伍中走出 2 人，郭海峰等带着请愿书回到队伍当中。

13：00 左右，广场上的学生开始撤离广场，并游行经新华门，呼喊“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等口号。

下午，返校学生在校内贴大小字报，集会演讲。主要内容是介绍“4. 22”天安门广场“真相”；号召无限期罢课，要“通电全国，统一罢课”；扬言“五四再见”，在中苏高级会晤期间组织全市统一行动。

新华社西安 4 月 22 日电：今天西安市一些不法分子围攻陕西省政府大院，打砸抢烧。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共烧汽车 10 辆，烧毁民房 20 多间。

4月22日台湾《中央日报》引述《洛杉矶时报》的报道：“一名大陆学生明白告诉时报记者，这次示威，不过是藉吊祭胡耀邦，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而多数示威者，都对中共政治局的成员较有兴趣，今天如果胡耀邦在世，可能也会遭到批评。”

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生说，不少学生就是想搞一场民主运动，已有较长时间的酝酿。胡耀邦逝世只是个诱发因素。

4月22日日本共同社播出的一条消息指出：4月22日“北京市政府起初禁止人们在上午8时以后进入天安门广场，但广场上约有4万学生和市民从夜里呆到天亮，黎明时分，政府作了让步，决定推迟执行上述规定。这说明政府不想同学生和市民发生冲突。”

4月22日路透社一条新闻分析指出：“同对过去要求民主的骚乱的态度相比，官方对本周北京骚乱的反应是克制的。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试图执行禁止政治游行命令的行动。”

香港《虎报》一篇评论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当局对学生的示威游行所采取的容忍是前所未有的。”

法国《世界报》报道说，“警察只是明智地呆在中南海周围的小道上，一直到半夜才出面制止。他们听任那些好奇的人爬上树、甚至爬上房观看。警察保持非同寻常的克制态度，只是全力疏通道路，以使在凌晨时不致造成交通阻塞。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推挤现象，但并没有真正的暴力行动。”

三、4月23日至5月3日，《人民日报》 “4.26”社论对动乱的定性是正确的

从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4月22日治丧结束，赵紫阳同志对悼念活动期间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在他4月23日出访朝鲜前开一次会，但他不仅拒不接受，反而若无其事地打高尔夫球去了。由于他采取这样的态度，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4月23日

上午，北京市委召开7所高校党委书记会，李铁映、何东昌、刘忠德参加了会议。

13:00，5位高校党委书记到中南海，向政治局常委乔石、胡启立等同志汇报。

各高校部分学生继续在校内张贴大小字报、游行、煽动

罢课、抢占校广播站，并将传单散发到社会上。

大小字报的主要内容是：①介绍 22 日天安门广场情况；②号召罢课；③要求教师支持学生罢课；④攻击、辱骂校学生会、研究生会。

有 10 所院校的部分学生在校内游行，即：化工学院、民院、北京科技大学、理工大学、师大、邮电学院、北农大、北方交大、北京机械工业管理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有 20 所学校的部分学生集会、哄闹、煽动罢课。

14：30，人大 1000 多名学生集会，成立了“学生自治委员会”。

16：00，约 3000 多学生在清华主楼前广场集会，成立了“清华大学学生和平请愿委员会”。

当晚，29 所院校的学生代表 40 多人在圆明园开会，成立了“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简称临时学联）。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被选为主席。

20：00，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召集 67 所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会议。李锡铭、汪家镠、何东昌同志参加了会议。首先通报了近日情况，特别就学生中关于 4 月 20 日新华门前“出现血案”、“师大一女生被警车轧死”和“李鹏同志在追悼会后答应见学生而不见”等谣言，说明情况，讲清事实；同时指出，事态有扩大的可能。为此，李锡铭、何东昌同志在讲话中向高校提出以下要求：

一、对学生中流传的上述谣言及其他稀奇古怪的谣言要坚决予以澄清。

二、要做好教师、党团员、积极分子的工作，稳定局势。

三、各校党委、校长、学生会、共青团对学生的一些错误做法，要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

四、有些学校的学生提出与校领导对话的要求可以答应。

五、属于国务院部委的学校要向部领导汇报本校学生情况，主动争取各部的领导。

23日下午，赵紫阳同志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朝鲜访问。

《湖南日报》长沙4月23日电：4月22日晚7时至4月23日凌晨，在长沙市内发生不法分子成团结伙在五一路、黄兴路殴打民警和群众，砸坏商店，抢劫财物的严重事件。

4月24日

从凌晨起，陆续在全市许多主要街道、繁华地区、公共场所发现有散发、张贴的《十问书》等传单及抄成大字报的《严家其等致中央的公开信》，遍及东城、西城、宣武、海淀、朝阳等区。有的隔几根电线杆张贴一份传单，有的在公共汽车上散发，有许多群众围观。

下午，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在百货大楼门前搞募捐，有300多人围观。师大教育系成立了演讲团，开始了演讲活动。北京经济学院有百余人在校门口募捐。少数学生去中学、企业、商店进行煽动。师大学生在师大二附中进行演讲，播放4月22日情况录音，张贴“4.22事件始末”，要求中学生参加他们“五·四”的活动。另外，在北京铜丝厂内发现有《告全市人民书》、《十问书》等署名“北京工人联合会”的传单。有些学生还到西单商场和一些商店对售货员进行煽动。

北京“临时学联”决定派两三百名学生在5月4日之前到上海、南京、广州、兰州、长沙、太原、济南等地，与当地高校取得联系。

截止17:30,全市有40所高校6万人罢课,其中全体学生罢课或基本上全体罢课的院校有: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科技大、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商学院、体育师范学院、北京经济学院、政法大学等。北大纠察队员把守了全校各教室门口,凡是去上课的同学都被轰了回去。

14:30,北大“筹委会”在“五四”广场集会,有数千名学生参加,开会时由纠察队员把门验证入场。参加会议的“筹委会”成员有郭海峰、王丹等12人。会上封从德(北京大学遥感所研究生)宣布了以下事项:①继续坚持请愿活动;②无限期罢课;③筹备民主选举新的学生自治组织;④成立演讲队,组织人员深入市民中进行宣传,组织募捐队(已捐到5000多元)。会议决定19:30召开新闻发布会。

14:30,在昌平的政法大学700余名学生开始在昌平县城游行,并呼喊“打倒贪官污吏”、“新华门前警察施暴”、“腐败政府赶快下台”等口号。游行于16:30结束。

19:40,北大“筹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会议开始后,郭海峰却宣布:会议没有准备好,今天不开了。参加发布会的有外国记者28人。

晚,“临时学联”在政法大学召开常委会,研究将于26日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的准备工作。

24日,60所高校的大小字报、标语,数量猛增,达2100多份。大字报内容主要有:①公布“4.20”惨案、血案真相,进行造谣、煽动。②鼓动和煽动学生、教师支援罢课。③攻

击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中攻击邓小平同志和李鹏同志。(1)要求“政府公开向被打学生赔礼道歉”、“方励之任国家教委主任”、“撤销军事委员会”、“李鹏下台”等。

钢院附中、人大附中、清华附中、海淀区19所中等学校相继出现大小字报。

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向万里同志汇报了面临的严峻形势。

16：00，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分析研究当前北京市形势。会议认为，北京市的学潮形势已经十分严峻。虽然胡耀邦同志的追悼大会基本保证了顺利举行，但采取出动上万名军警保卫的形式为党的领导人举行追悼大会，在建国以来是破了先例的。这几天学潮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大规模闹事的既成事实和继续扩大闹事的态势。这种态势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是长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地下组织、非法组织猖狂活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敌对势力勾结发展的结果。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尽管大多数学生有推进民主的善良愿望，但就实质来说，这次学潮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党中央，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如果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失去时机，进一步脱离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而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都将无法顺利进行，当前的治理整顿也会落空，局势将更加严重，甚至不可收拾。为此，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中央提出建议：

一、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对当前事态明确表明态度。

二、中央报刊等宣传舆论工具，必须坚决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大力配合，造成强有力的舆论声势，扭转当前的被动局面。

三、授权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反击，打退反动思潮的进攻。只要中央全力支持，我们将继续站在第一线，做好争取绝大多数群众，孤立少数敌对分子的工作。

四、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尽快拿出几条过硬的措施，解决群众长期以来议论最多、反映最大、意见最集中的一些问题，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群众，赢得党心民心。

会议认为，大量事实说明，以斗争求安定则安定存，以退让求安定则安定亡。如果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仅暂时的安定（如“五四”、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不可得，长期的安定更是不可能的。

20：00，在万里同志的建议下，李鹏同志主持，政治局常委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会议一致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当前首都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4点建议。会议一致认为，当前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同时要求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力争尽快平息动乱，稳定局势。决定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这场斗争的性质。

4月25日

0：00，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按照中央的精神，立即部署了北京市的工作。

上午，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

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

对于昨天上午清华大学部分学生提出希望同国务院负责人对话的要求，国务院、国家教委和北京市委很重视，决定今天下午2：30在市委与18名学生代表对话。下午2点，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镔，全国学联和北京市学联负责人按时来到会场，但直等到下午4：15，仍未见到学生代表。原因是，要求对话的学生对谁当代表意见不一，争持不下，派不出代表。这次对话未能实现。

16：30，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李锡铭同志主持，何东昌同志传达邓小平同志上午重要讲话的要点。

当晚，市委召开区县局、高等院校党委负责同志会议，传达政治局常委指示、小平同志讲话精神以及市委向中央汇报的提纲。

19：00，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列举了极少数人的各种非法活动，指出：“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人民日报》社论广播后，部分高校学生迅速做出反应。

师大中文、历史、教育、心理、经济、数学、哲学、生物等8个系（各系百人左右）的学生，听完社论后，在校园呼口号。主要是：抗议污蔑；坚持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教师罢教，学生罢课；学生爱国，爱国无罪；中央电台颠倒黑白，《人民日报》欺骗人民，《北京日报》胡说八道；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为求自由，为求民主，决不动摇。21：00，该校几千人在校内游行。政法大学500多名学生到北太平庄街头演讲，对社论表示不满。

20：30左右，北大“筹委会”向全校广播了3条声明：①我们学生运动一不反党，二不反对宪法，我们的目的是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学生运动绝不是所谓的动乱。②我们将继续罢课，让新闻界作出公正报道，严惩打人凶手，要求新闻立法，实现新闻自由。③我们反对打砸抢，希望同学们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捣乱破坏。

21：00余，民族学院1000余名学生高喊口号，并在院内游行，口号有：“中央电台颠倒黑白！”“爱国无罪！”“民主万岁！”“坚持罢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然后他们又到操场演讲，提出要民主，要自由，要不怕牺牲和流血，并称“全北京（各高校）自治会27日举行大的行动。”

当晚，北航有3000名学生集会，听语言学院讲师陈明远演讲。散会时接到“北京市临时学联”的决定，主要内容是：①社论把运动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对此我们决不能答应；②各高等学校没有学联的通知不能单独行动，不能单独组织游行；③学联决定27日9：00，北京高校学生联

合举行和平游行、请愿；④各高校要积极准备宣传材料；⑤26日8：00学联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地点北京师范大学。这个决定也同时传到北方交大、商学院、邮电学院等几所院校。

北大“三角地”聚集1000多名学生，收听《人民日报》社论的录音。

22：00，北大举行“民主沙龙”活动，针对当晚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人民日报》社论，宣读一份题为《怎么办》的布告，并提出3点声明：①不反党，②不反宪法，③继续罢课。复课要有条件：一要正确评价“4.20”事件；二要新闻自由。另发布一份公告：今天下午讨论了筹委会的纲领，选举了王丹、封从德等5人为新的筹委会成员。决定新筹委会行使对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决策，接受“北京市临时学联”的领导。

晚，“北京市临时学联”在政法大学召开各校代表会（全委会），决定27日举行大游行。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各高校陆续有约7000名学生出校游行，23：30左右全部返回本校。

全天，有58所高校贴出大字报1270多份。有46所高校学生罢课，占高校总数的67.6%。罢课的人数大体保持在6万人左右，约占学生总数的40%。

自4月15日到25日，在校内外搞募捐的高校有28所，占高校总数的41%。开始时募捐是为了买花圈，后来是为了买广播器材，然后逐步发展为为南下串联筹集经费。学生边募捐边演说，许多市民围观。

4月25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报道：“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其他阶层的人抓住中国共产党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去世的机会，在北京举起改革的大旗，上街游行。”

《亚洲华尔街日报》4月25日刊登了乔·科莫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标题是《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鼓吹抽走资金》，摘要如下：

“方励之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中国在人权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外国公司应当抽走它们的资金？方励之说：‘是的。我想是这样。至少把人权作为投资的条件’，不改革就不投资。他说，但是这个原则应该‘逐步’加以采用。的确，在短期内应当鼓励外国投资，以使使国家对它有更大的依赖性。‘在国际社会和中国的关系上经济因素越来越重要的时候，那就很容易……’。他的这句话没说完。

“方励之知道随着大批抽走资金而带来的危险。中国可以干脆封锁边界，就象毛泽东统治时所做的那样。他说，经济将崩溃，但是国家将幸存下来，然后它就可以‘在内部做任何事情’。所以方励之主张逐步抽走资金，并选择从一个地方开始：世界银行暂停提供贷款和信贷，对教育的支持除外。方励之说，如果世界银行抽出资金，那是适宜的，因为它的钱‘有点象礼物’。西方不应再向中国赠送礼物。

“同时，这种慎重抽走资金的作法大概不会促使共产党采取闭关自守的作法。此举会使它受到刺激但是不会使它垮台。它还将告诉中国领导人搞改革，否则大体上将保持原状。

“可是甚至连方励之也承认应当有所限制。他说，‘我决不会向布什提出建议’。他不能直接呼吁西方领导人或世界银行支持逐步抽走资金。他说，‘我不愿直接要求，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危险的’。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即使是有名的，如果提出这样的呼吁，就会被人认为是叛徒。他说，方励之所能做的只是赞同这个原则。他说，‘这就够了。他们会了解’。”

4月26日

《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见报。

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停止《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职务，并对该报进行整顿。

9：00许，“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在政法大学主楼前召开了中外记者招待会，40多名中外记者参加。首先由政法大学周勇军宣布：“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成立。“临时学联”的宗旨是：民主、科学、自由、法制、人权。“临时学联”设有主席和常委，主席是周勇军，常委有：王丹（北大）、吾尔开希（师大）、张启才（民院经济系）、马少方（电影学院夜大剧作班）、胡春林（人大法律系）、张铭（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临时学联”采取的斗争方式为：和平请愿。

“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发出了“新学联一号令”，提出“4月27日早，在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并提出游行的统一口号10条，即：①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②民主万岁；③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④维护宪法；⑤爱国无罪；⑥新闻要讲真话，抗议诬陷；⑦人民万岁；⑧稳定物价；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⑩人民警察保护人民。到广场后的口号是“要求对话”，游行的歌曲是“团结就是力量”。规定了游行路线、时间。

根据这一情况，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通知各高校党委要采取措施，坚决抵制和制止，明确要求学生不要受少数人挑动，违反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要发动干部、教师立即深入学生班级、宿舍进行劝阻和制止，做好耐心细致

的争取工作。

9:30, 在北大“三角地”发现反动组织“中国民联”主要负责人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的《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

全中国的大学主:

我们怀着十分关切与敬佩的心情, 注视着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们的行动已经影响了中国的现在, 并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未来。在这场声威浩壮的游行活动仍在发展的此刻, 我们谨向你们提出几点建议: (1) 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 力求以一个坚强的整体进行有效的活动。(2) 我们应提出一些最基本的具体要求。务必使之得到相应的回复。目前, 我们应把彻底否定 1987 年反自由化运动为突破口, 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相应的回复, 我们应继续坚持我们的抗议活动,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改变大多次运动“有声势无结果”的循环不前局面, 把中国的民主化切切实实地推进一步。(3) 出版自己的通讯或其它出版物, 加强以各种新闻媒介的联系, 用书信及其它一切可能的方式建立广泛的联络。(4) 加强与社会其它各界的联系, 包括和工人、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在运动后深入他们中间, 以建立进一步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关系。(5) 保持与政府方面的对话。从和最高当局的对话到和学校领导的对话。(6) 努力落实校园内的自由。包括在校园内创立独立的刊物。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种社

团，维护学生组织与学校当局之间的对话制度。巩固校园内的表达自由（校内“民主墙”、大字报、学术讲座与各种辩论会等）。(7)随时准备采取张贴大字报和游行罢课等方式，保障一个参与者的的人身安全和其它权利。

我们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中国正处于伟大的变化之中。我们正在塑造历史，同时我们也在塑造自己。

让我们竭尽所能。

1989年4月22日于美国纽约

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近万人参加的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号召全市共产党员行动起来，坚决地、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制止动乱。市委书记李锡铭，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希同，市委副书记汪家镠，市纪委书记孟志元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19:30，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在学28楼自办的广播站反复播放任晓町自制的演讲录音，题为“北京悼念胡耀邦为什么会爆发新的人民民主运动——论中国社会体制的改造和人民民主运动的历史功绩（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和民主运动10周年而作）”。任在演讲中说，4月21日晚他曾在纪念碑的草坪上演讲过，这次是专门为北大学生讲的。

截止深夜0:00，有28所高校先后发现“团结学生会”、“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等非法组织采用不同形式煽动学生27日举行大规模游行。

26日，有52所高校贴出大小字报860多份。

法国《巴黎日报》1月26日刊登让·帕加利尼同该报记者阿兰·巴尔吕埃的谈话纪要，题目是《让·帕加利尼说：“中国人喜欢饭碗甚于喜欢民主”》。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华裔科西嘉人让·帕加利尼在1957年至1964年的7年时间里是“毛的囚犯”。他回答了本报记者提出的问题，分析了目前震动中国的游行示威。）

《巴黎日报》记者阿兰·巴尔吕埃问：你认为，中国的大学生们为什么上街游行？

让·帕加利尼答：胡耀邦的去世只不过是人们用以表示对政府深刻不满的一种借口（一种“天赐良机”）。这种不满情绪的根源是多方面的：生活费用昂贵；社会的不平等；“新富人”的出现（特别是在农村，新地主让贫穷的农民干重活）。但最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干部的贪污腐化和无法无天现象的普遍存在。

问：那些游行示威者究竟在寻求什么？

答：从根本上来说，他们都十分清楚他们提出的自由和民主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但是，他们要表示，必须沉默地紧紧巴巴地过日子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们再不愿信奉马克思主义了。

问：但天安门广场上的游行示威者们仍高唱国际歌……

答：这是为了更好地抨击政府。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这样做是要说：你们说要进行改革，我们现在就在进行改革。

问：在最近几天人们呼喊的口号中有这样一句：“向莫斯科和华沙看齐”。

答：这是因为，在游行示威者们看来，戈尔巴乔夫在改革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事实上，大学生们主要是要向西方看齐。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学生们（更广义地说知识分子们）表明立场在中国是少数人的立场。在中国，两个农民见面时彼此不是问“身体好吗？”而是问“吃饭了吗？”他们根本不关心什么自由民主。

4月27日

38所高校的3万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其中游行学生在2000人以上的有北大、清华、人大、师大、北航、交大等6所高校。

8时左右，各高校学生陆续走出校门，他们打着校（系）旗和横幅标语，喊着口号。幕后策划者和组织者在策略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4.26”以前大量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标语换成了“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等标语、口号。游行队伍大致从3条路线向天安门广场进发。西线一路有清华、北大等校，从中关村南路西口聚集出发，沿友谊宾馆、白石桥、二里沟西口、车公庄、复兴门、西单、六部口，到达天安门广场；另一路从师大出发，行至新街口豁口，被警察劝阻，队伍又向西至车公庄，与第一路游行队伍汇合。东线一路有中医学院、化工学院等校从各自的学校出发，经安定门、交道口、美术馆、东单到南河沿，在南河沿被警察劝阻，队伍又往北，绕到北长街，出南长街到达天安门广场。

16：30，游行学生和群众冲破天安门广场西侧路北口劝阻线，进入广场。

17：00，游行队伍和群众离开广场，向东行至建国门立交桥，沿二环路向北继续游行。

23：40左右，游行结束。

为了制止这次非法游行，市公安局作了紧急部署。有关区动员了大批干部、群众积极分子给予协助。在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的主要路口设置了30道劝阻线，出动了广播车。

经过工作，东线的游行队伍被顶住了，南线要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大批学生和群众也被顶住了。在西线，虽经一再劝阻，坚持了两个多小时，因受到大量人流夹击，劝阻线被冲破。广大公安干警在挨骂挨打的情况下，始终坚持文明值勤。据初步统计，有 32 名干警被打伤，47 人的衣服被撕破，臂章、警号被揪掉。在连续十几个小时的值勤中，许多干警顾不上进餐。

下午，发生了两次围攻军车的情况。18：00，北京军区 4 部运兵军车行至大会堂东门外，被五六百名群众围住，有人登上汽车踏板向群众乱喊、起哄，后被警察疏散。19：40，8 部运兵军车行至上述地区又被近千名群众拦住，向车上战士起哄，迫使汽车改道。

学生游行造成公共交通阻塞严重。8：10 至 17：00，全市有 49 条公共电汽车受阻，802 辆公共电汽车不能运营。复兴门到建国门，景山到天桥，经过学院路、西直门外、北太平庄地区的一些公共汽车均不能正常运营。影响 30 万人次乘车。地铁乘车人数爆满，地铁公司将前门站关闭。运送牛奶车受阻。北郊的部分运送液化气罐的车辆受影响，南郊的罐瓶厂供气受阻，影响 6 个站的正常工作。许多户居民的生活用煤无法运送。

17：20，有 4 名青年（3 男 1 女）开一辆绿色吉普车，持刀抢劫邮电学院储蓄所人民币 5.9 万元。

海淀、宣武、西城区有 10 多所中学出现大小字报和标语，主要内容是要民主、要自由，反腐败，罢课，向大学生表示敬意，要求李鹏下台等。

27 日，有 44 所高校贴出大小字报 430 多份。

香港《明报》4月27日专讯：“国民党中央常会昨晨热烈讨论大陆学生民主运动，同时决定予以支持”。

日本《产经新闻》4月27日刊登题为《台湾支持大陆学生运动》，提及：“台湾的国民党在26日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出决定，支持目前正在大陆蔓延的要求民主的学生运动。”

中央社台北27日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常会昨天就连日来中国大陆学生追求民主自由运动一事，展开热烈讨论，认为应掌握有利形势，支持大陆同胞的正义斗争，积极推广台湾经验，加速促进大陆的民主化。

4月28日

罢课仍在继续。几所主要院校基本没有人上课。人民大学只有两个课堂共20名学生上课。科技大学有300名学生上课，其中多数是专科生、函授生。农业大学除了外出实习的学生以外，在校学生都没有上课。林业大学有300名学生上课，占全校学生的25%。北大、清华基本没有人上课。有些学校学生上课情况稍好一些。化工学院有80%的学生上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有95%的学生上课。各校大小字报不太多，主要内容是欢呼游行胜利，攻击学校领导和政工干部。

“临时学联”在政法大学召开常委会，有北大、清华、师大等20多所院校的30多名学生代表参加。会议肯定了27日的游行冲破了禁令，取得了“胜利”，并研究决定：①为争取学生组织合法化，将“临时学联”改名为“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②撤销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主席的职务，由师大学生吾尔开希担任主席。常委5~7天

一换届。③经刘刚（原北大物理系研究生）提议，增补社科院研究生王超华为常委。

天安门广场情况正常。没有人在纪念碑周围搞活动。天安门管理处的同志开始清理纪念碑上的花圈等物品及污迹。

28日，有53所高校贴出大小字报630份。

4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维护大局，维护稳定》。

下午，受国务院和李鹏总理的委托，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在团中央会议室同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了坦诚的座谈、对话。对话由全国学联和北京市学联主持。在对话中就惩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设、发展教育、新闻报道和学生罢课、游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8:30，北大“学生自治筹委会”召开记者招待会，有中外记者、港台记者30余人参加。会后散发了“筹委会”办的报纸《新闻导报》、署名“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UCLA）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致国内学生的公开信》和一份英文材料（只给持有记者证的）。

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工学院有1000多名学生乘78次列车到京，在车上学生散发了传单。

29日，有42所高校贴出大小字报460多份。

4月30日

上午，赵紫阳同志结束对朝鲜的正式访问，乘专列回到北京。

下午，李锡铭、陈希同应北京市学联的邀请，与市属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就整治“官倒”、政府廉洁、发展教育以及如何看待这次学潮等问题，进行了坦诚的对话。对话进行了3个小时。

中央有关部委领导同志纷纷到所属高校座谈，与学生对话。国家安全部部长贾春旺、副部长孙文芳到国际关系学院与学生对话；林业部副部长徐有芳带领部机关有关领导到林业大学看望大家并与该校干部、学生代表座谈；航空航天部副部长何文智到北航了解情况；经贸部副部长李岚清到经贸大学与学生对话；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到北医大与校领导座谈，了解情况，帮助工作。

正常上课的高校有13所，大部分为艺术院校。

复课情况好转的高校有16所。

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近30所高校的学生仍坚持罢课。

中午，师大“学生自治会”400多人在校内游行，并围攻校领导，抗议学校取消“自治会”的广播站。

下午，农业工程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学生代表大会，有200多人参加。

袁木等同志与高校学生对话后，北大陆续贴出一些大字报，主要内容是：①决不放弃游行、罢课、募捐、演讲的权利，不达目的不罢休。②为下一步行动积极出谋献策，扩大

“战果”。③对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不予承认。

河北大学有 400 多名学生离校来京；华北电力学院和唐山煤炭医学院也有部分学生来京，有的学生带着校旗，准备 5 月 1 日在师大集合搞游行。

30 日，有 32 所高校贴出大小字报 350 多份。

时事社 30 日播发的该社记者当天发自北京的一条消息说，由于中国政府方面展开了“对话攻势”，学生的步调开始出现混乱。消息说，北京大学校园内，30 日贴出的大字报对参加与政府对话以及发表了同意与政府对话这种意见的学生提出了批评。这如实地反映出学生的步调发生混乱，表明政府的“对话攻势”已经奏效。

共同社 30 日播发的该社记者当天发自北京的一条消息说，北京的自主学生组织北京大专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30 日就政府代表与学生代表进行的对话发表见解，认为这“不是代表学生的利益和意见进行的对话”。在北京大学的校园内张贴的大字报指名批评了参加“官制”对话的学生，指责这些学生是“学贼”。

该联合会在北师大召开了会议。确定纪念“五·四”运动 70 周年的运动方针。消息说，一些学生“产生了急躁情绪”，“5 月 4 日还会举行一次重大行动”。

美国《华盛顿邮报》4 月 30 日发表社论《中国动乱》说：“在中国，人们万万没想到，将近两周来，学生们一直在大力开展一场大体上以和平手段争取民主的运动。但是，政府的想法比较好，它作出了让步，同意按学生的要求进行‘对话’。现在双方正在进行‘对话’。

“工人的同情是这次抗议活动的新的部分。学生们很机灵，他们利用中国经济改革造成的失业和通货膨胀以及中国未进行政治改革而引起的贪污腐化来争取更多人的支持。要说中国国内正在形成一支水久的、强大的、新的联合力量还为时太早。但是，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有可能成立一个政党。这是共产党遇到的困难。但是，共产党已通过

没有竞争的 40 年表明它真正代表着人民，它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着统治。”

5 月 1 日

9:30~10:05, “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在北大球场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参加发布会的有美联社、合众国际社、美国全球广播公司及日本、香港等 20 多家报社的约三四十名记者和 1000 余名中国学生。

会上，市“高自联”的成员宣读了“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声明”，对 4 月 29 日的对话予以否定。宣读了“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对话要求草案”、“告香港同胞书”、“北京市高自联告全国高校同学书”，由一些知识分子签名的“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致国内学生的公开信”。

晚上，一自称是中央机关副处级干部、参加过“四·五”运动的人，在北大“三角地”进行煽动性的讲演，主要讲了以下几个观点：①号召学生学习波兰的“团结工会”，成立自己的合法组织；②“揭露”两次对话的骗局，号召全国学生罢课；③建议学生与新闻单位联系，通过新闻单位把事实真相报道出去；④不要提过激的口号，也不要提打倒某个领导人，主要讲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晚上，北大“自治学生会”在校内广播说：“自治学生会”通过了一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信，

并准备在5月2日上午递交。信的主要内容是对话要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对话发言机会要均等。①代表要大多数学生公认，不承认原学生会、研究生会的代表。②政府代表应是副委员长、副总理、政治局常委以上的干部。③必须有中外记者现场采访，中央电视台、广播电台同时转播。④时间、地点在政府和学生代表之间协商。⑤必须在第二天各大报刊刊登对话的结果，公布下次对话的时间、地点。要求中央、国务院在5月3日中午12点以前答复，否则保留5月4日游行示威的权利。

1日，有15所高校贴出大小字报80多份。

5月2日

上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与高校领导同志就近日学生情况和如何做好工作进行了座谈。同时，市委召开区、县、局领导干部紧急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希同通报了近日高校学生情况，强调各单位要认真做好工作，稳定维护大局。

9：30，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在该校举行新闻发布会，有二三百人及英国、美国和亚洲电视台的记者参加。“学生自治会”宣读了3个声明。

上午，“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贴出“公告”，对“筹委会”常委组成进行调整，原5名常委中保留王丹、封从德，其他3名成员调整为：杨涛（北大历史系学生）、熊焱、常劲（北大学生）。具体分工：杨涛负责秘书处；封从德负责后勤部；熊焱负责纠察部、演讲团；常劲负责宣传部、理论咨询部；王丹负责外联部。

12:00左右,王丹等人在师大召开记者招待会,讲了他们要求对话的内容,要求中央3日答复。

11:00左右,北京部分高校70多名学生以北京40多所高校学生代表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及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递交了对话请愿书。为首的是北大学生王丹、北航学生郑旭光和社科院研究生王超华。

22:00,“高自联”召集各高校“自治会”代表在师大开会,有三四十名代表出席。决定由封从德担任“高自联”主席,增加郑旭光、翟伟民(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为常委。会上提出拟组成一个40人的代表团到北京市请愿,争取“五四”合法游行。会上还提出了宪法、物价、教育、对胡耀邦的评价等有关对话的6个问题,要求各方面做准备。会议还提出了“五四”以后的复课问题。会议决定3日继续开会讨论。

2日,有17所高校贴出大小字报140多份。

法国《费加罗报》5月2日刊登了驻北京特派记者的报道,题目是《中国:文化革命的幽灵》。说:“从昨天开始,学生运动已进入第3周。某些观察家(他们不同于当局那样挥舞文化革命的幽灵来吓人)从现在的学生运动中看到了与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大字报,传单,反对老前辈与政府的口号,反对贪污腐败和反对派中不同派别的分裂。”

美国《华盛顿时报》5月2日文章《中国的综合症》说:“美国应当对中国的情况做些什么呢?从根本上说,它应当象对待苏联、匈牙利或东德那样对待中国,既敦促它走向民主,同样敦促它走向资本主义。”

5月3日

首都青年在人民大会堂集会，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在建设和改革的新时代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的讲话。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全国记协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就部分高校学生递交“请愿书”一事，回答了中外记者的问题。

11：40，市“高自联”在北师大召开有47所高校学生“筹委会”头头参加的会议，讨论“五四”游行问题。经举手表决，有40所大学同意5月4日去天安门，5所大学不同意，2所大学弃权。同时，沈彤（北大）受“高自联”委托召开各校对话代表会，成立了“高校对话代表团”，由项小青（政法大学）任团长、沈彤任秘书长。

21：00，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参加招待会的中外记者20多人，学生400多人。王丹等3人主持。

21：30，师大的吾尔开希在“三·一八”纪念碑前演讲，煽动学生5月4日游行去天安门。

3日，有16所高校贴出大小字报110多份。

四、5月4日至12日，动乱由缓和转向激化，事态继续发展

5月4日以后，多数学生愿意复课，恢复正常秩序；愿意同政府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但是，由于赵紫阳同志5月4日在接见出席亚洲银行年会代表的讲话中，对学潮和动乱发表了与中央政治局常委相对立的观点，某些舆论出现了与4月26日社论迥然不同的基调，少数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看到有机可乘，重新活跃起来，形势骤然逆转，已经回落的学潮又转向激昂。非法的学生组织继续活动，一些学校继续罢课，9日、10日继续有上万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一些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思潮继续蔓延。

5月4日

上午，首都万名新团员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以“弘扬五四精神，勇挑时代重任”为主题的宣誓大会。

首都5万名青年在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了团市委举办的盛大游园活动，纪念“五四”青年节。

亚洲开发银行董事会第22届年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

开。

60多所高校的近2万名(不含零散的)学生上街游行,占高校学生总数的13.3%左右。其中游行学生在千人有以上的有北大、师大、北工大、经济学院、农业大学等5所院校,游行学生分别在化工学院门口、呼家楼、中央民族学院门口、师范大学门口、政法大学门口等5个地点集合后,汇合成5路队伍向天安门广场行进。于13:00左右先后进入天安门广场。15:00许,市“高自联”的头头周勇军在广场宣读了所谓“五四宣言”。吾尔开希讲话,宣布明日全市高校复课。16:00许,游行队伍陆续离开广场。19:00左右,中央彩电中心门前聚集五六百名学生,主要是清华、北人、师院的学生,有一些群众围观。同时,在《人民日报》社门前也聚集七八百名学生,围观群众较多,交通受阻。参加游行的还有天津、武汉、沈阳、吉林、四川、唐山、上海、湖北、深圳、山西、大连、湘潭、温州、南京、烟台、香港等地的23所高等院校学生。

15:00,200多名记者打着“首都新闻工作者”、“新闻是人民的”旗子,进入天安门广场,然后绕广场游行一周,沿途高呼“有嘴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有笔不能写自己想写的新闻”、“首都新闻界要求洗刷耻辱”、“强烈要求恢复钦本立职务”等口号。他们打出的横幅有“不要逼我们造谣”、“不要让我们说假话”、“欲言不能”等。

15:00,赵紫阳同志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第22届年会代表时指出:“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

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现在学生最不满意的是贪污腐败现象。这本来是党和政府近几年来一直在解决的问题，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有意见，而且意见这么大？两条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二是由于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有些传言无限扩大或无中生有。”“腐败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但这个问题必须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监督、扩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结合进行。”“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是鲍彤（赵紫阳原秘书）事先为他起草好的。鲍彤还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当天下午就立即广播，并且要连播3天；又要求《人民日报》次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同时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而对不同的意见不仅扣住不发，甚至不许在内部参考读物上发表。

当晚，北大、师大“自治会”广播：“继续罢课”。

“中国民联”头头王炳章、汤光中在东京“闯关”，扬言回国指挥“民主运动”。

4月27日抢劫邮电学院储蓄所的罪犯落网。

4日，有4所高校贴出大字报18份。

5月5日

上午，除北大、师大外，各高校的大多数学生基本复课。

《人民日报》头版刊登赵紫阳同志会见出席亚行会议代

表时的谈话，并刊登了5月4日学生打着“高自联”旗子向天安门广场游行的大幅照片。这一情况在各高校教师、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晚上，丁小平（北大力学系研究生）、郭海峰等人在北大“三角地”演讲，鼓动继续罢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晚上，中国政治问题研究室的人在北大湖心亭举行研讨会，提出下一步学运的两个方案：①复课；②绝食，向政府施加压力。北大等校学生参加了讨论。

路透社5月5日从北京发出的一条新闻说：

赵紫阳设法克服重大政策变动带来的危机。外交官和中国记者今天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赵紫阳已重新确立了他的权威，并采取行动使这个国家正在逐步升级的民主运动失去势头。

赵紫阳说：“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大城市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

他的讲话与一周前对学生们的严厉谴责形成鲜明对照。电台和电视台反复播放他的这篇讲话，今天的报纸也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篇讲话。

当时，党的一份正式宣言曾要求全国掀起一场反对动乱威胁的严肃的政治斗争。

一名西方外交官说：“赵紫阳的讲话采取了一种十分同情的态度……讲话的调子比较积极，也比较有个人特色。这是对上周的判断的一大修改。”

北京各大学对赵紫阳讲话的反应有赞成也有反对。

党的《人民日报》在《首都高校师生欢迎赵紫阳讲话》的大字标题下描写了学生们如何在听取校园里播放赵紫阳的讲话时鼓掌欢迎。

5月6日

9:00, 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 回顾了4月25日以来北京学潮的发展情况, 总结了市委所做的工作, 分析了当前形势、面临的问题。

17:50, 市高校4名学生代表: 政法大学国际政治法学系86级硕士研究生项小吉、北京大学生物系86级本科生沈彤、社科院研究生院法学系民法专业博士徐国栋、北京大学物理系87级本科生李洁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递交“请愿书”, 要求尽快对话, 并提出8日下午3时听答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的3位副局长接待了他们。

农业工程大学、外语学院等校贴大字报, 拥护赵紫阳讲话, 要求承认“自治会”合法, 督促校领导肯定支持学生运动。

法国《世界报》5月6日文章《中国式的开放》说“这一游行示威本身就是异乎寻常的。但是, 更异乎寻常的是, 所有的官方报纸都在5月5日报道了这一游行, 而且没有给予否定的评论。”

法国《费加罗报》5月6日~7日文章《中国: 赵紫阳时代》说: “4月24日, 当天安门和英雄纪念碑被游行示威者占领时, 赵紫阳乘坐17小时的火车去平壤拜访北朝鲜的金日成元帅。这是总书记自1987年9月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被任命以来第一次出访。在他出访期间, 政府交替地由强硬到宽容。他在进行目视定位航向。这是任其自行的政策。

“当赵紫阳在5月1日前夕返回时, 大学生们不顾禁止举行了示威游行, 并继续向政府挑战。总书记改变战术。赵一方面一点也不失正统(至少表面如此), 一方面又表现出易于倾听学生们的怨言, 因为他甚至

认错，在正式举行 1919 年‘五四’运动 70 周年纪念时，他说，‘我们自 1949 年以来犯过许多错误，但是，我们始终能作自我批评’。这是一种方式告诉大学生和告诉那些支持大学生的人们，提出的要求都‘明确无误’地知道了。

“5 月 4 日大学生们初步尝到了持不同政见的好处，因为他们的要求都给登在报纸上。昨天，向前迈出了新的一步，1989 年 5 月 5 日出现了新闻自由。还有其它要求尚未满足。危机只是平息了。它并没有得到解决。”

5 月 7 日

在师大贴出有 23 所高校签名的题为《北京高校对话团请愿书》的大字报。

北大“筹委会”在“三角地”贴出一份大字报，提出了复课条件，“要求政府逐条答复，否则将继续罢课，积极行动，直至最后胜利”。

国家机电部、农业部负责同志邀请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的 20 余名学生，就农业生产、农业教育和农民利益等问题进行了坦诚的对话。

5 月 8 日

上午，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强烈要求下，赵紫阳同志勉强开了一次会，市委、市政府准备就 4 月 24 日政治局常委讨论北京学潮问题前后的事态发展情况，市委、市政府所做的工作，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以及对今后工作的建议，向政治局常委汇报。但是，赵紫阳同志根本不听北京市的汇报。

会上有的同志反映，赵紫阳同志5月4日的谈话与4月26日的社论精神不一致，他声色俱厉地说：“我讲错了我负责任。”

下午，6日递交“请愿书”的4名学生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接待室听取答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负责人答复说：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将广泛地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教师、党外人士接触并进行对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也作出了同样表示。

晚上，北大、师大各有三四百名学生在校内集会、游行。

5月9日

14：00，约200名首都新闻工作者来到西交民巷的中国记者协会，由《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递交给记协书记处书记杨毅、唐菲一封请求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对话的信。在信上签名的1013名记者、编辑，分别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中国日报、新华通讯社、妇女杂志社、文艺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学周报、中央电视台、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中国体育报、中国法制报、工人日报、中国食品报、新闻报、铁道报、民族画报、电视报等30多家新闻单位。

下午，北大、师大等校的约300名学生组织了声援记者的骑自行车游行。他们从北大出发，沿途经过西交民巷中国记者协会、《人民日报》社等地。

5月10日

10:00, 北大、清华、经济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政法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北京语言学院、北航、北方交大、师大等11所高校的1.1万余名学生, 大部分骑自行车, 打着标语, 陆续上街游行。他们分几路先后到颐和园门前、新华社、《光明日报》社、《北京日报》社、《人民日报》社、中央彩电中心等处停留、聚集, 呼喊口号, 散发传单。

15:40, 几路骑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汇合, 十人一排, 绕广场一周示威游行。

在“中国作家, 民族良心”的横幅下, 一些作家穿着写着自己的名字和发表过的作品的白上衣, 参加了学生的游行。呼喊: “新闻记者敢说真话”, “知识分子站出来”, “学习鲁迅, 继承五四”,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自由万岁”等口号。

16:40, 清华40余名学生到《北京日报》社, 说《北京日报》1976年以来报道全不真实。报社办公室负责同志与学生对话, 让他们举出具体例子, 学生举不出来, 呼喊: “北京日报, 胡说八道, 颠倒黑白”。

16:45, 北大300余名学生进入中央彩电中心, 呼喊口号: “中国记者, 民族良心”, 10分钟后离开。

万里委员长主持召集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 6月20日左右召开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委员长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听取关于清理整顿公司情况的汇报; 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 审议国

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的议案；听取关于新闻法起草情况的汇报等。

5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到中国青年报社，同编辑、记者进行了座谈、对话，听取了大家的意见。

19：00，北大学生“筹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市“高自联”总部移到北大；鉴于戈尔巴乔夫将访华，让大家签名要求戈尔巴乔夫来北大演讲。

5月10日、11日，山西太原发生了大批游行示威的学生冲击省委、省政府，冲击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and 民间艺术节的事件。

市“高自联”召开会议，决定将主席负责制改为常委负责制，讨论了对话问题，决定发起绝食。

5月12日

上午，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中外记者通报今年1至4月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并就高校学生游行示威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10：30，经北京市公安局许可，民院、北大、师大、清华、北医、商学院、林学院、伊斯兰教经学院等校的近1000名穆斯林学生为抗议《性风俗》一书的出版发行上街游行。他们分别向伊协、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统战部递交了请愿书。16：00左右，中央统战部、中央民族学院派车将游行的人送

回。

中午，北大“三角地”贴出通知：“北大、师大明天（指13日）中午12点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通知上有王丹、熊焱、柴玲（师大心理系86级研究生）等十几人的签名。师大同时贴出绝食通知，有吾尔开希等人签名。

14:30，王丹在北大塞万提斯像前草坪组织了第17期“民主沙龙”，以“五四”为主题，围绕当前学潮进行自由讨论。包遵信在“沙龙”说什么“4.27这个日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将会大书特书”，“它的规模 and 影响都超过了‘五四’”，明确提出“4.26社论应该推翻”。五六名外国和港台记者在现场进行了录音、录相。

香港《成报》5月12日发表评论《进行对话不必借助外力》说：“由悼念胡耀邦逝世引起的游行，仍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持续，形式与内容都略有不同，形式上是参加的人数不再是几万、几十万，而是几千甚至一千几百人，而且也不再以“四·二七”和“五·四”的徒步传统，而是骑着单车或推着单车。

“游行规模缩小，次数则几乎每天都有，高举的横额和呼叫的口号多元化，显示出以这种方式表达民意，在政府的宽容下是受欢迎的，根据大陆宪法，人民有游行权利，但是各地方仍可制定法令，规定游行要预先申请，或规定某些地点不能举行游行。自4月下旬以来，北京市政府关于游行的法规，无疑是受到破坏，从建立法治社会的原则来说，这并非好现象，因为学生即使有再大的理由，也不能享有特权，游行也要依法行事，必须上轨道，否则其身不正，也就不能指责别人有法不依的行为。

“更为令人担心的，是本月15日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之日，据报学生又计划大游行，并要求与苏联领袖会面，谈开放改革。

“我们认为会晤戈尔巴乔夫与游行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外国元首访华多有与学生会面，或参观大学，发表演说的安排，过去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时，向大学生大谈西方民主与个人价值，当局亦无异议，这次戈尔巴乔夫访华，是否有参观大学，发表演说的安排不得而知，若无此安排，学生通过正式渠道要求会晤，听听苏联政经改革的意见，自属非常合理，但如果在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访问期间，特意安排大游行‘配合’，就很不适当。”

五、5月13日至19日，绝食和大游行，动乱扩大到全社会

为了进一步扩大事态，在极少数人的操纵下，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一方面表示愿与政府对话，一方面又宣称政府无诚意，发动绝食请愿。他们把绝食学生当“人质”，以他们的生命为赌注，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要挟政府，使动乱更加严重。从5月15日开始，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群众大游行。一时间，似乎不参加游行就是“不爱国”，不表示声援就是“不关心学生死活”。上街游行的人逐日增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参加游行的不仅是大学生，还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民主党派工作人员，以至中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娃娃。还有外地约20万学生先后赶来北京声援绝食。这种作法，实际上是把绝食学生逼到一条“绝路”上去，是一种很不人道的错误行为。特别严重的是，在如此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中，极少数人更加肆无忌惮，重新提出各种攻击咒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口号，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邓小平同志。

5月13日

凌晨2:00,“高自联”的头头提出对话要求,4:00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答复同意,但天明之后,“高自联”又取消了这次对话。

上午,国务院总理李鹏到首都钢铁公司,同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干部就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发展生产和当前形势等问题座谈对话。

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负责人再次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将于5月15日继续同北京高校部分学生及各界人士座谈对话。

上午,北大“三角地”贴出署名“首都高校自愿绝食者”的《绝食宣言》和《绝食行动方案》。《宣言》说:

各位亲爱的同胞,在继前几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之后,今天,我们决定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斗争。

绝食原因:

第一,抗议政府对北京学生罢课采取的麻木冷淡态度。

第二,抗议政府拖延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的对话。

第三,抗议政府一直对这次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冠以“动乱”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的报道。

绝食要求:

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

行实质性的具体的真诚平等对话。

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以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师大发现“首都高校学生组成绝食团”的传单。

12：00，北大“三角地”附近学生开始聚集，28楼的广播站不停地煽动。人越聚越多，有人在演讲，慷慨激昂。北大绝食团举行了绝食宣誓仪式。有160人签名参加绝食。出发前，一些人在燕春园餐厅为绝食学生壮行。

12：10，绝食的包括送行的几百人离开北大去师大集合。

11：30，北大、清华、师大、理工大学、北航、农大、科技大、语言学院等校2000多人从师大出发到天安门广场。17：30，队伍到达天安门广场，在国旗杆下围圈静坐。上海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来京的7名学生，身披“赴京请愿，声援北大”的带子，参加了绝食静坐。除绝食外，学生还组织了纠察队、救护队，带有生理盐水、棉被、大衣等物。

15：00左右，北大约100余名学生手持“戈尔巴乔夫北大欢迎你”的横幅，骑车到苏联大使馆和外交部递交了一封请戈尔巴乔夫在访华期间到北大演讲的邀请信，苏使馆参赞出面接收了邀请信。

16：00左右，北大“三角地”贴出通知：“今晚9：00第一批声援同学在校南门集合，去天安门，带上水和御寒衣服。明早9：00第二批，明晚9：00第三批，15日早9：00第四批。”

18：00，王丹等3名学生在历史博物馆西门台阶上召开记者招待会。首先由王丹宣读了“绝食宣言”，后由王丹等3

人分别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下午，赵紫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同首都工人代表座谈。

晚上，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大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

22：30，北京市委办公厅，市委、市政府信访办公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负责同志带领 20 多名干部，去天安门广场，并以市政府名义带去软包装饮料 1000 包。经与设纠察线的北航的学生协商，市委办公厅主要负责同志进入绝食学生现场，与学生头头王超华说明来意，进行劝说。学生表示不接受饮料和劝告。

23：30，到广场做工作的干部撤回。

自 13 日开始，市“高自联”迁到天安门广场办公，成立了绝食请愿团，柴玲任总指挥。

5 月 14 日

凌晨 2：30，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市委书记李锡铭，副书记、市长陈希同，国务院副秘书长安成信，市委副书记李其炎、汪家镠，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健民，市委常委王光、李志坚，副市长陆宇澄、何鲁丽去天安门广场劝导和看望绝食的学生。到广场后，立即被数千学生包围。李铁映、陈希同讲了话，但学生秩序很乱。

16：00，李铁映、阎明复、尉健行等领导同志与首都 30 多所高校学生推举出的对话代表对话，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也派代表参加。

下午，市委、市政府安排 3 辆救护车和医护人员赴广场。晚上，救护车增加到 9 辆。

清华、北大、人大、商学院、北医、语言学院、计算机学院、农大、农工大等 9 所院校均发现以《通告》、《快讯》为题的大字报，内容是：著名学者严家其、刘再复、包遵信、苏绍智等联名倡议首都知识分子大游行，5 月 15 日下午 2：00 在复兴门立交桥集合，目的地天安门，以声援学生爱国运动。

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戴晴（《光明日报》记者）、于浩成（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讲师）、温元凯、刘再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等 12 人又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能实现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一呼吁在 5 月 15 日《光明日报》刊出。

晚上，温元凯、刘再复、戴晴、苏晓康等到天安门广场。戴晴、温元凯、苏晓康还进行了演讲。

22：00，有十儿人打着“市民声援队”的横幅进入广场，有许多围观者加入队伍。

高校学生的绝食请愿活动继续进行，至当晚已有十多人晕倒，被送往市急救中心，经治疗均无问题。

一些高校的领导干部到广场劝说学生返校。

全天，有 30 多所高校的学生约 1~2 万人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

23：00，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人已达 10 万以上。数百名

天津学生骑车到京。

香港《明报》5月11日发表社评《借用外力必招反感》说，“有消息说，北京学生准备在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期间再度组织大规模游行，撰写俄文标语，甚至会有大批学生绝食，以促使中国当局对他们的要求作出具体答复。

“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一家人父子兄弟、婆婆媳妇关起门来不妨吵得天翻地覆，但当外客到来时，大家立刻笑嘻嘻地若无其事，招待贵宾。这不是弄虚作假，而是不可失礼于外人。

“广东话中有两个常用词：‘失礼’。父母教训子女，不可在外人面前有粗俗的言行，以致‘失礼’于人；或者，自觉对人礼貌不足、衣冠不整、招待不丰，于是连称‘失礼’致歉。游行、示威并不失礼，苏联近升来也发生过不少，但故意游行给外宾看，写俄文或英文标语，挟外宾之力面对本国政府施行压力，恐怕不免有失礼之嫌。

“中国人民向本国政府争取民主、人权、改革、进步，采取什么行动都是有权的。如果政府已腐败不堪、无可救药，革命造反也未始不可。但借用外力，必需三思。

“何况在戈尔巴乔夫面前示威、游行，有甚么效果？难道希望戈尔巴乔夫会向中国领导人施行压力？难道中国领导人为了怕失礼于苏联贵宾，立刻接受学生们的要求？那都是绝无可能之事。中国是堂堂大国，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管，管得不好，中国人自己督促和争取改进，但如挟外力以自重，不论挟苏、挟美、挟英、挟日，都有失中华民族的身份。”

香港《华侨日报》5月14日刊登短文《绝食到何时？》：“北京大学生今天绝食，人数虽然不比游行示威的多，但行动比游行示威激烈，大有‘背水阵’之战，只有胜，不许败。如果失败，这群绝食的学生，只有‘饿死’一途。

“在下对北京学生的‘学潮’，向来作冷静想法。今天国家大事，下

头万绪，又岂是学生们的游行示威所能将大局扭转，学生未免太乐观了，他们应该放眼全国，放眼世界，力量是全国人民所掌握的。

“在中苏高峰会议前夕，在中苏今天决然毅然解决 30 年来悬案的时候，北京学生绝食算得什么？徒然向戈尔巴乔夫暴露我们的困难，好教戈尔巴乔夫看到我们未能有效的稳定大局罢了。

“后果如何？在下不敢想。是爱国行动？还是破坏行动？在下也很难作答。”

5 月 15 日

北京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负责同志安排给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学生送开水。为便于进入广场，均以红十字会名义进行。

凌晨，天安门广场有大约 3 万人左右，其中多数是学生，还有一些学生向广场方向行进。

截止 7：30，有 41 名绝食学生被送往市急救中心及其它医院救护。

8：00，天安门广场仍有 3 万人左右，多数是学生。广场上的学生出现了几种意见，一是把队伍由广场西侧移向东侧，让出西部欢迎戈尔巴乔夫；二是队伍保持现场位置，坚持原地；三是把队伍拉向东西长安街两侧，夹道欢迎戈尔巴乔夫。“高自联”常委、“绝食团”内部都在争论，极不统一。有些学生队伍已开始向广场东侧移动。“高自联”常委正在开会商讨对策。“市民请愿队”围着广场转，高喊“刀枪不入”。政法大学一教师在演讲，提出将队伍拉向广场东侧。

9：00，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邀请部分高校的 43 名学生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李铁映、阎明复、

袁木、何东昌、陆宇澄等在政协礼堂进行座谈对话。参加对话的学生中，有“高自联”1人，校系“自治会”学生6人。对话中有1人退场。

中午，应邀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到达北京，由于广场上学生在继续绝食请愿，欢迎仪式临时改在首都机场举行，迎宾车队也被迫绕行。

12：30左右，北京大学约1000名教师、工人及一些学生打着横幅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在广场绝食的学生。

下午，首都2万名知识分子上街游行，声援学生。严家其、包遵信等人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16：00左右，游行队伍进入天安门广场，严家其、包遵信、郑义（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老井》作者）在广场进行了演讲。

截止19：00，天安门广场上晕厥、中暑、脱水的人逐渐增加，送各医院的达81人，抢救治疗的有51人。已给学生送葡萄糖生理盐水5000袋（瓶）。尚未发现学生中有临危病人。

北京市政府文教办采取措施，从市医药总公司调运葡萄糖生理盐水6000袋（瓶）备用。市卫生局组织友谊、积水潭、朝阳、天坛医院的二线抢救队，每个队都做好了开赴现场的准备，每个医院都准备了接纳20人的抢救场所和设备。

5月16日

0：30，在天安门广场播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给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同学们的公开信》：

连日来，北京一些高等学校的同学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要求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话，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与同学们的对话已经开始，还将多层次、多渠道继续进行。广大青年学生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党和政府正在研究，采取切实措施和步骤加以解决。六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把群众关心的若干热点问题列入主要议程，通过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解决问题。这些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局面。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

当前，中苏高级会晤已经开始。这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会晤的成功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希望同学们以大局为重，不要做的损于国家尊严和利益的事情。

现在，由于同学们静坐绝食时间较长，夜间气候较凉，有的同学已出现病情。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此十分关切，希望同学们尽快返回学校。我们也希望学校领导、老师、家长做好劝说工作，动员同学们回校。

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让我们同心同德搞好改革开放，搞好治理整顿，加强经济建设，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

听到广播后，部分市民离开了广场，市民声援队伍的劲头减弱；部分学生起哄。

8：30，绝食学生指挥部在历史博物馆东门外举行记者招

待会。

上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上午，北京市委、市政府指示市商委紧急调运 4000 顶草帽送到广场。并从医药总公司调出供千人服用的防感冒、防中暑、防腹泻的中西药送到现场，交给北京市红十字会，由他们组织发放。

市环卫局调出 2 台洒水车，停放在历史博物馆西门前人行便道上，并预备了脸盆、毛巾，供绝食学生洗漱用。

上午，清华校内贴出一份无署名《宣言》，要求“坚决支持充分肯定学生爱国运动的紫阳同志”，“李鹏必须辞去总理职务”，“对江泽民撤职查办”，“委托人大筹备成立参众两院”，“限期结束老人政治”，“军队退出国家政治舞台”等。

中午，1000 多名群众冲击人民大会堂北门，称要为学生找水喝。

15：00，有 3000 人聚集在新华门前，长安街交通中断。

15：45，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方交大、北京外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农业大学 10 名校长、副校长就学生的绝食请愿活动发表公开信。

16：00，在北大“三角地”召开了首都知识界联合会“5.16 声明”新闻发布会。郑义在会上宣布了由严家其、包遵信、李泽厚、刘再复、郑义、温元凯、苏晓康等 210 多人签名的“5.16 声明”，称，政府如果不接受极少数人的政治要求，“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之后，包遵信代表刘再复、严家其、李泽厚发言。从天安门广

场回来的学生代表发言。“筹委会”决定 17 日下午全市联合环城大游行。会上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出的问题。

17：40，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赵紫阳说：“经过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今天上午实现了你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在前年召开的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全党同志都认为，从党的事业出发，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

17：40，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到天安门广场劝说绝食的学生返回学校。

截止 18：00，19 个医疗单位共收治绝食学生 617 人，留院观察的 106 人。

下午，市卫生局召开了在京部分医院领导及城区卫生局局长紧急会议，要求各医院要不惜代价，全力抢救急救中心和各方送到的学生。市卫生局成立了以副局长高寿征、李长明为指挥的“抢救指挥中心”，并每天安排 4 个医院组织的医疗队到现场抢救。同时已组织 12 个医院 120 名医务人员日夜轮流值班。

19：00，市卫生局副局长高寿征以红十字会副会长的身

份应绝食总指挥部的邀请前去对话。

22：30，在市高法门前有几百名上访人员联合签名，声称17日到天安门广场游行。

晚上，有些学生到商场、旅馆，动员工作人员17日上街游行。

23：00，市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护队赶赴天安门广场，经和部分学生代表协商，同意进入广场东侧绝食学生地段。救护队员认真对绝食学生进行检查，对病情严重者及时转送医院抢救，工作开展比较迅速、顺利，共转送学生485人。

全天，有数十万人上街游行，声援学生。天安门广场人最多时达30万左右。据不完全统计，参加今天游行声援的有报社、杂志社约39家，科研单位20家，中学、中专21所、工厂企业7家、民主党派5家等共120多个单位。其中大部分是中央所属单位。此外，还有外省市的单位。

截止5月16日，绝食学生达1800人次。

5月17日

凌晨，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谈话，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绝不“秋后算帐”，希望学生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

严家其、包遵信等签名发表《5.17宣言》。他们咒骂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他们毫不掩饰地说，“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

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

3：00，学生队伍中开始传出红十字会是政府派来的，并将救护人员陆续轰出现场。

7：10，学生们在南长街、公安部门前拉起了警戒线，不准行人、车辆通过。上午9：00举行环城大游行。

9：30，学生已将东、西长安街控制，实行所谓“交通管制”。东、西长安街交通中断，复兴门至建国门、天桥至景山大街的交通堵塞。地铁压力很大。

10：15，天安门广场约有20万人，另有近千名中小学教师和中学生、4000多名大学生向天安门广场集结。天津、保定到京的2000多学生也向天安门广场集结。纪念碑上有70多名上访人员，打着横幅：“上访人员声援学生”。

14：00，8名男女学生打着“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绝食团”的横幅，来到中南海新华门前，宣布在此静坐绝食。天安门广场人数约35万人。一些人以8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名义，在“中国的民主党派”大红横幅引导下在天安门广场游行。一些人以基督教、天主教的名义打出了声援学生的大标语上街游行。还有人以外交部、审计署的名义打着大标语游行。首汽公司的30余名司机开着贴有标语的出租车游行。在游行队伍中，还有“上访人员声援团”、“失足青年声援团”、“个体户声援团”、“农民声援团”、“失业的人声援团”。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约十几平方公里范围，24条主要交通干线处于瘫痪状态。

截止17：00，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游行队伍人数约40万人左右。游行队伍中出现了中组部、中央团校和市委

定校的旗子，游行队伍中还出现一“中新社要当中国之音”的横幅。

21：00，又有一批人扛着“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绝食团”的旗子，加入新华门前绝食行列。

22：00，公安大学 100 多名学生，有的身穿警服，打着“警察醒了，维护正义”的标语上街游行。

23：00，北京市委、市政府得知设在广场里的北大后勤供应站需要食品，黄超副市长即通知安排，一小时后，调运 2000 个面包送至广场。

全天，不时有游行队伍从台基厂北京市委门前经过，呼喊口号。《人民日报》社、理工大学研究生、化工部化学研究所的队伍经过市委门前时高喊“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责难逃！”国旅北京分社、《旅游》杂志社的游行队伍也在市委门前停留并呼喊口号。晚上，航天部一院职工的队伍来到北京市委东门外，向市委、市政府信访办递交了声援学生的请愿书，要求转交国务院。信访办负责人答复后，队伍离去。

学生提出“保赵打李攻小平”的策略。

政法大学七八名教师和学生在新华门前挂上“政法大学教师绝食团”的横幅，进行静坐绝食。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费孝通、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孙起孟、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雷洁琼、九三学社主席周培源及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北京医科大学等 4 所高校校长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停止绝食、尽快对话。

晚上，一支由 200 多辆摩托车组成的市民摩托车队在市区主要街道疾驶，一度到邓小平同志住地，高喊“小平出

来”。

今天是部分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的第5天，仍有2000余名学生继续绝食、静坐，全市几乎所有高校都已经停课或罢课。声援学生的活动也达到高潮，在游行队伍中出现大量攻击邓小平同志的标语。

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当天就泄露了戒严的秘密。

当晚，鲍彤召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员，在泄露了即将戒严的机密之后，发表了“告别演说”，警告与会者不得把会上密谋策划的情况透露给别人，否则就是“叛徒”、“犹太”。

《湖北日报》报道：5月17日上午，武汉地区部分高校数千名学生从武昌、汉口汇集到武汉长江大桥。学生们打着横幅、标语，喊着口号，声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学生。围观的群众累计达数万人，长江大桥和部分市区的交通严重阻塞。

南通社北京5月17日电：“中国人对赵紫阳总书记昨天在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讲的一段话感到困惑和吃惊。赵说1987年11月党的全会曾做出一项决定，即所有重大问题上决定性的一票必须由邓小平来投。赵提到，这一决定以前从未透露过。因此他辞去政治局职务纯是走过场，他仍是党的‘秘密领袖’。

“虽然赵强调说，邓‘总是协助’政治局做决定，而且由于邓有经验和智慧，党内有人倡议让邓小平继续作为党的领袖，虽然是非正式的领袖，但是北京的观察家们从不同角度对赵的讲话作了解释。

“有些中国分析家认为，这意味着，赵已告诉戈尔巴乔夫，他不是

党的实际领导人，而且戈尔巴乔夫在会见邓的时刻就已恢复了两党关系。与此同时，赵也就是宣布了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迫使他请示邓并要求邓的协助。”

5月18日

天气预报有雨。北京市委、市政府于凌晨从市公交总公司抽调78辆大客车到天安门广场，并从物资局调运400块厚木板，于午前运到广场，发给绝食圈里的学生。

5：00，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芮杏文、罗干等领导同志到北京协和、同仁医院看望了因绝食病倒的部分学生。

11：00，李鹏、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阎明复等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学生代表吾尔开希、王丹等。学生代表提出了绝食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的要求：①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民主爱国运动，而不是所说的动乱；②尽快对话，并现场直播。

李鹏同志讲了三点意见。他说：我建议由中国和北京市的红十字会，负责把参加绝食的同学安全地送到各个医院去。同时，我要求北京市的和中央所属单位的各级医务人员，大力地抢救、护理参加绝食的同学，以保证他们的生命的绝对安全。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少共同点，或者还有什么不同点，现在救人是第一位的。在这方面，政府责无旁贷，有责任。我已经发出指示，要求各大医院想一切办法，腾出床位和必要的医疗条件，接待这些绝食的同学。第二点，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我们一直肯

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是做得对的，提的很多意见也是我们政府希望解决的问题。我坦率地讲，你们对于解决这些问题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有些问题我们一直想解决，因为有许多阻力，未能及时解决。同学们很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能够帮助政府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这一点，我认为是积极的。但是，事态的发展不以你们的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象和爱国的热情为转移。事实上现在北京已出现秩序混乱，并且波及到全国。我没有把这个责任加给同学们的想法，绝对没有这个意思。第三点，现在是有一些机关的工作人员、市民、工人，甚至有我们国务院一些部门的人员上街游行，表示声援。这里面也有不少人在那里鼓励你们继续绝食，这样做我是不赞成的。

中央领导同志与学生代表会见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发出了“第一号声明”，强烈要求：①党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会，立即召开非常会议，结束个人独裁，正式承认这场运动是伟大、广泛的人民民主爱国运动；②追究炮制社论的直接责任者和对人民的正义要求置之不理而导致事态不断扩大的政府领导人的政治及法律责任；③继续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平等地对话，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

民革中央主席宋学范及叶笃正、冯之浚、江平、许嘉璐、吴大琨、陈舜礼、林兰英、杨纪珂、胡代光、陶大镛、彭清源、楚庄 12 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希望党中央立即召开各党派领导人会议，建议从速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

有人打着写有“中央统战部”、“中联部”、“中央文献研

究室”、“中央农研室”、“国务院农研中心”字样的横幅、旗帜上街游行。

12：50，有六七十人打着“北京市委、市政府机关干部声援”、“宣传要讲真话，救救学生、立即对话”、“北京妇女工作者”等横幅到广场游行。

16：05，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法制报、北京科技报、首都经济信息报、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100多名青年新闻工作者，到北京市委机关东门“请愿”，并宣读了《北京市委、市政府要向人民交待“请战”真相》的传单，高喊“李锡铭、陈希同出来！”“反对4.25讲话，反对4.26社论！”“不许强奸记者！”等口号。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志坚到东门外接待了他们。20分钟后他们离去。

全市工业系统约有147个单位的2.4万人陆续上街游行。

北大部分教职工决定组织第二批绝食团接替第一批绝食同学，以此敦促中央答应学生的基本要求。

下雨前，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的学生全部转移到市公交总公司提供的大轿车上。

外省市40多个学校和单位的2万余人分乘41趟列车进京，其中天津、河北学生人数最多。

全市主要交通干线的49条公交线路受阻，影响乘客153万余人次。部分商业、服务业受到影响，酱油、醋、鸡蛋脱销，饮料供应紧张。一些大商场营业额下降。

三天来北京市委、市政府在广场设的饮水站已送开水150桶，提供食盐、白糖各100斤。市委、市政府已动员54

家医院、110多辆救护车昼夜不停抢救绝食的学生，并陆续派有关方面负责人到市急救中心和同仁医院看望住院输液的绝食学生，向广大医护人员转达市委、市政府对他们辛苦工作的问候。

今天，香港《快报》发表《倒邓倒李不倒赵》的文章，其中说，“学生最初的目标模糊，只是高喊民主，但如今已有明确的矛头，有打倒的对象。”

“学生炮轰邓小平和李鹏，并没有针对赵紫阳，整个形势，是倒邓倒李不倒赵，而微妙之处是，学潮的激化，是在赵紫阳星期二会见高巴卓夫后，透露八七年十一月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决定重要事情由邓掌舵；是在赵紫阳发表书面谈话后，引发进一步的倒邓运动。赵紫阳的讲话无疑暗示，现时国内的乌烟瘴气，全因邓小平掌舵而起。”

“现今群情汹涌要倒邓倒李，而赵紫阳所扮演的角色，可说是呼之欲出了。”

“现时的情况，有点象文革时期毛泽东藉红卫兵的力量把刘少奇斗倒的翻版”，“赵紫阳活用毛泽东的高招，出此‘上策’，……倘若倒邓成功，而中国的改革确能走上开明法治之途和实现民主，对香港来说，是一则喜讯。”

5月19日

0：00 天安门广场仍有近10万人。

凌晨，为防止雨后天气转凉给绝食学生健康带来更大影响，市政府与北京卫戍区商量，调出1000条军用棉被送到广场。

4：45，赵紫阳、李鹏、温家宝、罗干等领导同志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

上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 20 多人在体改所由陈一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主持开会，决定做两件事：①发表题为《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②组织 20 个部委的人到天安门游行示威。

上午，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区委书记、市机关各部委办负责人会议。李锡铭同志讲话，指出：一、当前局势完全失控，形势严峻，重要的国事活动被冲，交通阻塞，超过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公共汽车没停驶过，现在公共电汽车被迫停驶 60 多路，地铁爆满，群众生活必需品运不进来。二、要从恢复安定团结大局出发做好工作，教育工人、市民、商店职工不要再上街声援，这是在把绝食学生逼上死路！三、必须保证中小学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警惕有人挑动中学生上街。四、为维护首都社会治安秩序，防止传染病流行，教育群众不要去天安门广场围观。

发现署名“北京工人自治会筹委会”的传单，称：“中共中央、国务院必须在 24 小时内无条件接受绝食学生的两点要求，否则，我们将从 5 月 20 日 12 时开始，全市工人总罢工。”

10：00 许，北大 50 余名党员教职工登上天安门东观礼台，声称绝食，并打出一条横幅，上书：“誓与学生共存亡”。

市总工会发出呼吁，全市职工要保持冷静和克制，坚守岗位，搞好生产和工作，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市教育局发出通知，要求中小学的干部和教师一定要以对国家、对人民、对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坚守岗位，保持正常的教学秩序。

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副局长高山，赶到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开会的人传达了“上边”的指示。随后由该所所长陈一谔主持，用“三所一会”名义，起草了《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就发现署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的传单。《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并且授意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要尽快结束绝食”，暗示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军管）”。

16：00许，有人以“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拿着条子到“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指挥部”，透露了将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消息。

截止18：00，全天共有30多个外省市院校的2万多名学生分乘23趟列车进京。

19：00，师大学生自治会广播说，今天形势严峻，马上集合队伍去天安门广场。

北大自治会筹委会广播站广播，天安门广场传来消息，赵紫阳已下台，政府正从外地调军队和警察，要驱散广场绝食、示威的学生、群众，要求广大师生员工去广场声援，与广场绝食、示威的人共存亡。

20：00，清华大学、北航几个学生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打电话，以学生联合会、自治会、绝食团的名义，紧急要求找赵紫阳、李鹏、阎明复。

21：15，“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指挥部”宣布停止绝食，改为静坐。中央电视台中断正常节目，播出了这一消息。

22：00左右，在天安门广场有十几个自称国家体改委的人用手提扩音器进行演讲。声称，赵紫阳已被罢免，由李鹏主持政治局工作，还公布了政治局开会经过，并呼吁全国罢工、罢课、罢市。

22：00，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大会由乔石同志主持，李鹏、胡启立、姚依林、杨尚昆、王震同志在主席台上就座。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讲话，要求大家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维护安定团结，以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国家主席、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在大会上讲话说：为了维护首都社会治安，恢复正常秩序，我们不得已从外地调来了一部分人民解放军部队，这完全是为了协助首都武警、公安干警执行任务，绝对不是针对学生的，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此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在会上介绍了最近一个时期北京市学潮的发生和发展的情况，说明了已经出现的动乱对北京市各方面所产生的严重影响。

赵紫阳不同意出席大会，称病请假3天，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于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22：00，奉命进京执行戒严命令的解放军官兵乘坐的汽车、装甲车，在进京、进城的各个路口，分别被大批群众阻截。

今天是部分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的第7天。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声援的各界群众明显减少。清华、北大等

13 所院校在广场绝食的近 2000 人已被学校从广场或医院接回近 600 人。

从 5 月 13 日起，全市医疗卫生系统累计收治绝食学生 6003 人次，其中留院观察 4564 人次。无一人死亡。

今天国务院办公厅向所属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和有关单位发出通知：“当前，重要的问题是，为了绝食学生的身体健康，应竭尽全力尽快结束学生的绝食活动。各部门、各单位的负责同志要亲自出面劝阻本机关的工作人员，不要上街游行，停止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的活动。望各级领导一定要切实负起责任，顾全大局，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稳定当前局势，以利于正常工作的进行。”

台湾《联合报》5 月 19 日报道《蒋纬国解囊台币 10 万元》说，“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纬国昨天呼吁国人，正视成千上万的大陆青年绝食争取自由的伟大行动，以爱心付诸行动，关怀下一代的中国青年。他并捐出新台币 10 万元，透过民间团体购买营养品，预定于今天火速送给天安门的孩子们。

“赵少康等九位立法委员昨天联署一封公开信，赞誉正在天安门前抗议绝食的大陆青年学生是‘亿万中国人的良心与正义’，且‘历史正在纪录着你们高贵的行为’，表达了台湾另一群炎黄子孙的关怀与敬意。这封公开信将透过管道，在天安门前公开宣读，以支持大陆学生争民主自由的活动。”

六、5月20日至6月3日，首都部分地区戒严，极少数人积极策动暴乱

在极其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了果断决策。5月19日深夜，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了重要讲话，杨尚昆同志也作了重要讲话。5月20日上午10时起，国务院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是，就在国务院宣布戒严的前夜，在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前几小时，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有意泄露了消息。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立即改变斗争策略，把绝食请愿改为静坐请愿，以迷惑群众。同时，大量制造谣言，火速组织队伍，派到各交通路口，设置路障、堵截军车、拦阻部队。戒严的头两天，220多辆公共汽车被劫持，所有的主要路口被堵塞，交通陷于瘫痪。党中央、国务院的驻地被围堵。街头煽动性的演讲随处可见。制造谣言的传单比比皆是。数万人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执行戒严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戒严令的要求，采取不同方式进入城内，到达指定的警戒部位。由于戒严部队的陆续进驻，广大武警、公安干警的艰苦努力，全市工人、农民、商业职工、教师、医务工作者、街道干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工作，首都的交通运输和生产、生活秩序一度好转，人心渐趋稳定。但

是，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目标丝毫也没有改变。

5月20日

6：00，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紧急动员起来，采取一切办法，配合军队制止动乱。

9：30，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了国务院关于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签署了北京市人民政府1、2、3号令：

（第1号）

根据李鹏总理签署的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令，为迅速制止社会动乱，维护首都正常的工作、生产、教学、科研、社会生活秩序，北京市人民政府特发布此令：

一、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对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石景山区、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实行戒严；

二、在戒严期间，严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和其他聚众妨害正常秩序的活动；

三、严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制造和散布谣言，进行串联、演讲，散发传单，煽动社会动乱；

四、严禁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严禁冲击广播、电视、通讯等重要单位，严禁破坏重要公共设施，严禁打、砸、抢、烧等一切破坏活动；

五、严禁骚扰各国驻华使馆和联合国驻京机构；

六、在戒严期间，发生上述应予禁止的活动，公安干警、武警部队和人民解放军执勤人员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

以上各项，望全体市民遵照执行。

(第2号)

为了执行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令，维护首都的正常秩序，北京市人民政府特发布此令：

一、外国人必须遵守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李鹏总理签署的戒严令所发布的各项命令；

二、在戒严期间，外国人不准介入中国公民违反戒严令的活动；

三、违反以上规定的，执勤人员有权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制止。

(第3号)

在戒严期间，对记者采访特作如下规定：

一、严禁中外记者利用采访，进行挑唆、煽动性宣传报道；

二、未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外国记者、港澳台记者不得进入机关、团体、学校、厂矿、企业、街道进行采访、拍照、录像等活动；

三、违反以上规定的，执勤人员有权予以制止。

9：30，广播电台、电视台开始播放戒严令。

戒严令发布后，仍有许多学生、群众滞留在天安门广场，而且继续有人上街游行、示威。在广场和长安街上，人员最多时达40万。广场上的不少学生写下遗书，还组织了敢死队，有千余人宣誓，并备有武术剑、铁棍等。广场上学生的印刷点在频频印刷传单，并有几位教师、记者为学生出谋划策。“绝食团指挥部”广播说：“目前，我们得到最新消息，以李鹏、薄一波、杨尚昆、王震为首成立中央伪政府，他们控制着宣传、医疗、电台、军队。这是一个伪政府，中央几个部已不承认这个政府。这是伪政府的一次军事政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斗争到底。”广场上出现一些以机关单位名义游行的队伍，如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文学所、哲学所、语言所，《半月谈》杂志社，新华社《瞭望》杂志社，以及北京一些企业单位，还有打着包头、洛阳、郑州、成都、天津、锦州、浙江、山西、河北、河南、湘潭、安阳等地高校名义的队伍举着横幅或旗子，高喊着“还我紫阳”、“打倒王、邓、李、

杨”、“政府已走向历史反面”等口号，在广场上游行。工人、学生还分别组织了纠察队。还有人广为散发《人民日报号外》。

成千上万的学生和群众在昌平、朝阳、海淀、丰台、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区、县的路口、马路上，拦阻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武警。为了阻止军警进城戒严，大批学生分散活动，动员工人、农民和群众一起行动。学生、群众拦住公共电汽车，赶走司售人员，把车横在路上，或坐在、躺在马路上，不让军车、装甲车前进。有的从公共电汽车站推走电汽车当路障，有的用砖石砸碎汽车玻璃，有的扎坏汽车轮胎，有的把汽车掀翻，有的甚至投掷石块、酒瓶，袭击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将数十人打伤。有的还将车上的军官拉下来，让他表态不去天安门，不镇压学生。还有人高喊：“军队进京，受人欺骗，北京市民行动起来，保护学生。”围堵军队的群众少则几十人、几百人，多则2万余人，严重干扰了解放军按时到达指定戒严地点的行动。

地面公共交通全部瘫痪，地铁也于10：00左右被迫停止运营。

出现抢购现象。抢购的商品主要是：盐、鸡蛋、糖、酱油、挂面、方便面、油、蔬菜、手电、电池、蜡烛等。

下午，万余人聚集在丰台区的解放军总后勤部西仓库北门，准备冲击，并用火点着了传达室（后扑灭）。

19：00，天安门广场东北部扩音器线路被破坏，《人民日报》社内军队的自动电话线全部被卡断。还有人写信给电管局，说要组织六七百人搞断电行动。

20：20左右，几十名学生到东四北大街慧源百货商店，

抢走 40 多条毛巾。

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就调入部分解放军参加执行首都戒严任务答记者问。

包遵信、严家其、苏晓康等 10 人发表《我们知识界的誓言》，声称：“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末代皇帝称臣。”该“誓言”于 5 月 22 日载于台湾《联合报》，题为《不向‘末代皇帝’称臣》。

5 月 21 日

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城近郊区、市机关部委办负责人会议，部署建立“首都群众维护秩序工作队”，协助戒严部队进城维护社会秩序。

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出《对全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国家公职人员的几点要求》，主要是：一、统一思想，大造舆论，形成强大的思想政治攻势。二、组织起来，恢复秩序，保证生产，保障生活。三、每个人都要坚定立场，振奋精神，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维护首都和全国稳定的重大措施》。

《人民日报》刊出《北京戒严第一天》，称：“……首都秩序一如往日，市民生活大体如常……”

凌晨，一些学生冲进地铁车站，企图拆地铁设备。有 1000 多名学生、群众冲入地铁太平湖总站，用砖头堵住铁道。

8：00，“北京市民声援团”100 多人骑自行车，手举小旗，到市委机关东门外，一起叫喊“打倒邓小平”、“打倒陈希

同”等口号，10分钟左右离去。

上午，成千上万名学生和市民不断涌向火车站、地铁站，他们拦截军列，检查列车，堵住出站口，以阻截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还有2000多人堵在南苑机场门口，机场运油车队被拦在外，汽油供应一度告急。

宣武门、德胜门、崇文门、大北窑、吴家厂、八王坟、五棵松、广渠门、农展馆、天桥、六里桥、郎家园、东直门、东大桥、苹果园、红庙、十里堡、明光村、霞光街、亮果厂、紫竹院、三元桥、打磨厂、右安门、长安街、东单、天宁寺、莲花池等28个路口被堵。共有227辆公共电汽车被截做路障。

13：00余，广场“广播站”宣布成立由15人组成的“广场行动联合委员会”。在金水桥南侧，“市民”组织了一个自治会，挂横幅设立指挥部，并组织了3000多人，骑自行车沿二环路游行。

15：00余，在北京站6站台，有千余名学生站在铁轨中间，不让列车通过。截止18：35，北京站内、外有2万人围堵，北京站周围所有路口都被学生用汽车堵住。同一时间，9175次军列刚到沙河火车站，即被三四千名学生包围。清华园至清河间有4趟火车被拦截，学生冲上列车逐节检查车上有无军警。

15：50，北大、人大30多名学生在天坛西门散布天坛公园准备空降部队的谣言，鼓动市民行动起来，阻止空降。天坛公园、先农坛、工人体育场大门都已被汽车堵住。

截止17：00，各医院自13日起收治的学生人数累计为：门诊8258人次，留院观察6597人次。当日门诊为636人次，留院观察634人次。

17：30，广安门乳品厂一辆送奶车在和平门路口被截，强迫把奶送到天安门，到广场后就被抢喝一空，共计95箱，3800瓶，使和平门和南河沿一带2000户居民拿不到奶。

下午，市“高自联”召集50所院校的“自治会”头头开会，研究怎么办的的问题，争论激烈，后投票表决，32票赞成撤退，14票反对撤退，2票弃权，最后交由常委会决定。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拥护党内的改革派”，“打倒党内的保守派”，“还我紫阳”等口号。他们提出撤退时采取游行、宣传的办法进行，回校后继续罢课，走向社会。学生绝食请愿团离开广场的条件是取消戒严令，撤走已来京的解放军部队。

18：00余，“敢死队”在广场举行了大规模宣誓。

23：00余，天安门广场学生“总指挥部”决定，凡军车、武警车、警车等白色标牌车，带天线的汽车，没有标牌的车均不准通行或进入广场。广场学生的广播说：“叶飞、聂帅、徐帅表态支持学生运动，上述3人及邓颖超要求召开军委会议，罢免邓小平。”同时，广场总指挥吾尔开希声称他指挥着100万人，学生宣誓要血战到底。广场上主要有4种人：外省高校学生纠察队；本市高校学生纠察队；市民纠察队；工人纠察队。广场上空升起汽球，并用27路公共汽车堵住了前门地铁出口。

学生、群众继续上街游行，在天安门广场地区游行、静坐的学生、群众仍不见减少。“摩托车队”在广场地区及市区主要街道结队疾驰，一路呼喊下流、反动口号。

奉命进京的解放军部队，由于遇到学生和市民的阻截，仍未能抵达戒严地点。

全市公共交通继续瘫痪。企业职工出勤率大幅度下降，部

分企业停产或半停产，商业系统销售额急剧下降。

5月22日

天安门广场有400~500名学生要撤回，但一些学生喊“谁走谁是叛徒”，这些学生没敢走。

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开部分学生代表大会，会上宣布四通公司两名副总经理和曹思源协助学生工作，有“发言权、建议权、参谋权”。

中午，北京市区15个液化气供应站陆续出现脱销。

截止中午，外地来京的7.1万多名大学生，已送走3.6万多人。

14:00，根据北京市委、市政府部署，8个城近郊区共组织10万余人，对主要街道、路口设置的路障进行清理，截止17:00，共清理路障103处。

14:00起，“中国知识界”举行游行。游行路线是：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南口——台基厂——正义路——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再往西。近千参加了这一游行。队伍在路过北京市委、市政府门前时放慢步子，高呼攻击北京市委、市政府及领导同志的口号。游行队伍18:00经过新华门时，集中呼喊“李鹏下台”等口号。

下午，直升飞机在天安门广场附近上空散发传单。有部分人在天安门广场演讲。演讲的大都是成年人、知识分子为多。内容主要有：学生们没有撤，他们去郊区，去堵军队；报纸上讲的都是假的。

16:40~17:00，首都知识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

界的一千余人，到北京市委门前游行示威，呼喊“李鹏快下台”、“赵紫阳应该立刻主持工作”、“立即召开人大特别会议”、“李锡铭、陈希同，制造动乱的帮凶”等口号。

22：00许，在北京丰台区大井附近，不明身份的人制造事端，用事先准备好的砖头、瓦块袭击解放军和大学生。60多名战士和11名大学生受伤；另外有13人受伤。

晚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全部返校。

入夜，地痞流氓组成的“飞虎队”、“敢死队”等，骑车在北京市委机关楼前大街上往返四、五趟，呼喊反动、下流口号，彻夜未停。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关于尽快恢复首都正常秩序的通告》。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部队继续受阻，仍在原地待命。

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前的学生仍在静坐。广场上共有99所高校的旗帜，外地的有64所，北京的有35所，约计万余人。

企业职工出勤率继续下降。据统计，北京市经委系统半停产的企业有125个，占18.5%；停产的企业19个，占2.8%。

市二商局克服各种困难，基本保证了市场供应。

5月23日

截止凌晨，在丰台区大井的解放军官兵共有116人被打伤，其中重伤29人。

3：00，市“高自联”召开各校代表大会，通过5点决定：
①选举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成员，代理“高自联”行使2天权力。“高自联”撤回北大，运筹全市斗争，行使绝对权力。
②一致通过坚决不撤离广场的决定。③临时指挥部在48小时之内行使有效权力，除正常工作外，还要重新筹备长期的、稳固的广场学运指挥部。④临时指挥部行使权力期间，广场上其他任何组织机构均告无效。⑤公告发布后即生效。临时指挥部总指挥：柴玲；副总指挥：张伯笠（北大作家班学员）、连胜德（天津民航学院学生）；秘书长：郭海峰；宣传部长：张伯笠；外联部长：李录（南京大学学生）；后勤部长：王刚；纠察队长：杨朝辉（北师大职工子弟，北太平庄玻璃店职工）；常委：柴玲、张伯笠、李录、王刚、王超华、连胜德、郭海峰。

7：00左右，“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在广场广播口号：“我们要决死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他们还散发《关于当前学运筹略的建议》的传单，大意是：坚持中心战场的斗争，以支持高层的斗争胜利。要坚持一到两周。

8：25，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一辆运兵车，在京张公路的延庆县张山营地段，因超车驶人逆行线，与延庆县城关乡一拖拉机相撞，车上10名战士死亡3人，重伤3人，轻伤4人。

10：20，人民大学46名学生强行冲入首都机场新候机楼西铁门，在贵宾室门前进行讲演，有二三十人围观，后被机场工作人员劝走。

10：38，地铁发出自5月20日被迫停驶以来的第一组列车。

上午，在丰台区六里桥待命的戒严部队遭到一伙不法分子冲击，有 20 多名战士受伤。

11：00 某部队上尉陈知平同志，被挤倒在运输车轮下，轧成重伤，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

13：30 开始，部分高校学生和一些单位的职工、干部约 1.2 万人陆续上街游行。

14：00 以后，因受游行队伍影响，建国门至工会大楼、景山以南、天桥以北区域交通受阻，部分公共汽车被迫分段行驶。到 18：10，东西长安街交通恢复正常行驶。

15：00，湖南浏阳官渡中学教师裕鸣飞、浏阳日报美术编辑俞岳冬、浏阳湘运车队工人鲁德成用油墨玷污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泽东画像，当场被学生纠察队抓获，扭送公安机关。

15：40，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单位的约 400 余人游行队伍，坐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门前马路上，高喊：“李锡铭出来”、“讨还血债”等口号，20 分钟后离去。

16：00～16：55，先后有科技日报、师范大学等 12 个单位约 400 余人，到中共北京市委机关门前游行示威。

下午，市“高自联”在海淀四通公司开会，有新闻单位参加，会上提出 16 个字：“解除戒严，军队回去，学生撤回，恢复秩序”。

北京工业大学 200 多名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返回学校。

“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参加者有严家其、李洪林、于浩成、包遵信、许良英等。决定创刊发行《新闻快讯》，当晚号召入会的知识分子到天安门广场参加静坐示威。该会由

包遵信负责统筹。当天，台湾《联合报》发表了由包遵信签发的《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宣言》。

截止 21:30，全市公共电汽车已通车 148 条线路，其中市区 80 条，郊区 68 条，占线路总数的 86%。

晚上，北京市人民政府发言人在京丰宾馆举行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介绍了 22 日发生在丰台区大井附近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战士被打伤的情况，回答了中外记者提出的问题。

中国红十字总会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医疗单位及有关部门奉行人道主义宗旨，履行救死扶伤义务。国家教委发出紧急呼吁，希望各界劝导高校学生尽快复课。团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劝导外地学生不要赴京。

全天，城近郊 8 个区继续组织群众 7.5 万人清理路障。市商委及丰台、海淀、通县、石景山、顺义、怀柔等区县商委已与大部分部队取得了联系，对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进行了慰问，并送去了食品和日用生活品。

全天，共有 2.3 万名外地学生分乘 4 趟列车进京，4560 名外地学生离京。

5 月 24 日

10:00，市“高自联”和外地“高自联”组织临时指挥部，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保卫首都誓师大会”，会上宣布成立“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和“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会议由王丹主持，决定由柴玲任总指挥（保卫天安门广场）。柴玲发表了就职宣誓，并任命了副总指挥和联络部、宣传部、战略部、

后勤部、纠察总部的负责人。她还带领学生宣誓，誓词是：“我宣誓，为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为了保卫伟大的祖国不受一小撮阴谋家的颠覆，为了11亿同胞不在军管统治下流血牺牲，为了中华民族不沦为法西斯的专制统治，为了千千万万的儿童享受自由民主的和平生活，我愿用我全部的生命和忠诚，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首都北京，保卫共和国，排除万难斗争到底。”

王丹代表“首都各界联席会”作了关于时局的声明，题为《光明与黑暗的决战》，声称“要与李鹏为首的一小撮背水一战”。

18：30，人民大学学生自设的广播称：“5月25日上午开始紧急举行由社会各界参加的大游行，欢迎万里委员长回国，由万里委员长主持召开人大非常会议并作出英明决策，奠定更深厚的人民基础。游行中心口号是：欢迎万里主持人大，罢免李鹏，伸张正义。”

19：40，学生在广场广播“赵紫阳下台内幕”。

晚上，北京大学广播：25日下午知识分子大游行。

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前的学生仍在静坐。据不完全统计，外地高校89所，北京高校28所。仍有少量单位的小股游行队伍来到广场，围观的群众仍然很多。到下午，广场地区约有六七万人；至晚上，增至10万人左右，整个广场一片混乱。

自5月13日起，到24日18：00，全市32所医院共救治学生9158人次，留院观察8205人次，无一人死亡。

全天，仍有大批外省市高校学生乘火车到京，约1.4万人，离京约8290人。

全市 174 条公共电汽车线路全部开通。

5 月 25 日

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 6 天。

凌晨 3:00 许，两名“市民敢死队”成员毕德建（男，20 岁，定福庄京湘饮料厂临时工）、刘永红（男，21 岁，无业）携作案工具和凶器，窜入京泉饮料厂，撬开办公室门，窃得公章一枚、介绍信一本、临时工作证一打，又到车间将制汽水机器上的铜管剪断，把阀门扭开，造成车间全部停产。二人已被抓获。

11:20，柴玲在广场通过广播，要求在广场的外地学生留一部分继续声援北京学生，其余回当地发动群众。宣布下午游行的目的是督促召开人大会议，罢免李鹏。在部分区县和高校，也出现内容相同或相似的“通告”或“海报”。

13:30 开始，首都和外地大专院校、新闻单位和国家事业单位的学生、知识分子、干部和职工陆续上街游行。至 16:00 许，人数达到 50 余万。游行队伍呼喊的口号主要是“召开人大，罢免李鹏”、“反对戒严”、“反对军管”等。

14:25 左右，在天安门西观礼台西出口处，出现了一支打着“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横幅的游行队伍。这支队伍出来后，先原地整队宣誓，誓词大致内容是“勇往直前”。14:30 左右，队伍走上长安街。队伍以七八个臂带红袖章的纠察队员手挽手在前面开路，一人手举电喇叭指挥，接着是一排人手拿“牺牲我们以唤起民族魂”的横幅，稍后是红底黑字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大旗，后面紧随 1 辆装有两个高

音喇叭的宣传车，边走边播放“工人自治会宣言”，再往后是5条横幅标语，上写“欢迎万里回国”、“要求李鹏下台”、“取消戒严令”等。整个队伍约二三百人。

柴玲在广场战地联席会上提出5个方案进行讨论，最后通过第一方案：“坚守广场，采用最激烈的手段，把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截止18：00，广场外围人数比24日有所增加，大多数是围观群众和一部分外埠进京滞留的大学生。在广场内静坐的主要也是外埠进京的学生。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致党中央、国务院的信，坚决拥护5月19日李鹏、杨尚昆同志的重要讲话。

全天，来自河南、山西、山东、上海、安徽20多所院校的1.4万名大、中专学生到京，1.14万名外地学生离京。自5月19日累计，已有11.4万名外地学生进京，6.53万人离京。

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制止各地学生强行乘车进京。

5月26日

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7天。

上午，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区、县、局、总公司及大专院校领导干部会，李锡铭同志传达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一、放手发动群众，做好舆论宣传。二、组织群众，维护首都秩序。三、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四、广泛开展慰问解放军、公安干警、武警、交通民警的活动。

占据天安门东观礼台的“市民敢死队”在天安门管理处工作人员的劝说下离去。

中央顾问委员会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反对动乱、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指示精神，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非法组织的头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12 楼礼堂开会，包遵信、王丹等 40 多人到会，会议形成 4 条决议：①李鹏下台；②军队撤离；③天安门静坐坚持下去；④组织学生动员工人罢工。

下午，天安门广场约有两三千人，大部分是外地学生。广场上和新华门前仍有一些学生静坐。

市“高自联”与“外高联”召开碰头会，会议主要内容是：各校的经费由各校自行解决。建议外地学生回当地募捐，有可能的话，人员可以交替来京。外地学生白天分散，晚上集中。下一步，统一印刷宣传资料，恢复繁华地区的广播；尽快组织好智囊团，任务是提供信息，定期分析形势。

北大“三角地”贴出王丹写的《来自广场的紧急呼吁》的大字报称：鉴于促使李鹏下台的目的，以及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远大目标，我们决定在天安门广场打一场持久战。

北大贴出《告北京市全体人民公开信》，号召“热爱民主自由的公民”走出工厂、机关、乡镇，到街上去集会、游行、散发传单，去宣传，到进城的重要路口去阻挡军车。

18：00 许，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乔治·肯特与美国人安妮·彭，乘出租车到南苑机场，在机场内准备对军用帐篷录像时，被机场警卫战士发现并扣留。经谈话教育，他们承认违反了市政府关于戒严的第三号令，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

件。

21:00,“工人自治联合会筹委会”在历史博物馆西门举行中外记者会,宣布其组织成立,在场群众约一万人。会议宣布了“筹委会”委员名单(5人),宣读了《告海外同胞书》。声称其宗旨是:民主立法,民族自立,为民主而战斗到底。

23:00,人大学生广播,27、28日前,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报名参加第二次绝食活动。绝食地点在天安门、新华门。

23:40,北京大学“三角地”广播,号召人们参加绝食静坐,27、28日为报名时间,地点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二层,29日开始绝食。另外,筹委会广播说,筹委会要军事化,成立兵团建制,并成立东北组、西北组、华东组、西南组,到外地发动群众,统一行动,组织全国的民主运动。

停在天安门广场的公共汽车除4辆外,其余全部开走。

5月27日

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8天。

凌晨1:00许,西城环卫局清洁工人在新街口北大街清除街面上的标语、传单时,北师大学生闻讯赶到,没收了清扫工具,质问清洁工人受谁指使,目的是什么,并录了音。

上午,北大、人大、语言学院和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相继通过广播宣布5月28日上午10:00举行全球华人大游行,号召学生准备旗帜、标语。

全国政协举行主席会议,一致拥护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李先念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上海发表书面谈话，拥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重要决定。

“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北京市高校联合自治会”、“外省赴京高联”、“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知识界联合会”、“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北京工人敢死队”、“北京工人纠察队”、“北京市民敢死队”等 10 个非法组织提出《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

19：00，日本读卖新闻社摄影记者大岛则之和文字记者藤野彰，在天安门广场对静坐学生进行拍照后，又到南苑机场门口拍摄学生围观机场门口的场面，被警卫人员发现并扣留了胶卷。

晚上，李锡铭、陈希同同志代表市委、市政府到首钢公司慰问了坚持生产的首钢职工。

一些人在天安门广场成立了一个“全国各族人民、工人、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联合绝食请愿团”。

全天没有人上街游行。坚持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和围观群众明显减少。静坐的学生加上围观群众，总数约万余人。广场上基本听不到学生的广播，学生的主要头头都不在广场。新华门前的学生仍在静坐、绝食。

5 月 28 日

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 9 天。

10：00，外地和北京高校的一些学生开始上街游行。参加游行的外地学校有 239 所，北京高校有 34 所，少数单位也

参加了游行，共有近 2 万人。游行队伍大部分是步行，有两、三部汽车。“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广播车也随队伍游行。部分从学校出发的游行队伍，经白颐路、三里河路、西二环、复兴门和新街口、西四北南大街至长安街，游行路线主要在长安街上，部分队伍绕二环到朝阳门、东四、美术馆。本市一些高校在广场绕场一周。现场观察，这次游行队伍比较松散，呼喊口号情绪不高，气势明显减弱。横幅多集中在北京高校游行队伍中，围观群众大大减少，游行至 16：00 结束。

北大的传单称：今天的游行是由留法中国学生联合会发起，首都各界联合会（包括高自联、工人自治联合会、市民联合会）决定响应的。游行目的主要是：解除戒严，打倒专制，李鹏下台，小平引退，新闻自由，打倒官倒，清除腐败，军队不做政治斗争的工具等。

11：00，分别在东城区、宣武区发现署名“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联合绝食请愿团筹备组”的传单，声称“为了坚持到底，争取胜利，避免前功尽弃”，将组织“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联合绝食请愿团”，于 5 月 30 日开始绝食。

新华门前的学生仍在静坐，在广场静坐的学生大部分去参加游行。

中央戏剧学院读报栏中贴出一大字报称：明天（29 日）傍晚在天安门举行“自由之神”巨型塑像落成典礼。

“香港声援团”到京，声称带有捐款 65 万美元、200 万港币及大量物资。当时有 30 人左右带帐篷去天安门广场。人大广播站广播：“香港声援团”带来 50 顶帐篷，1000 万港币，5 车皮的物资，包括药品和食品。

5月29日

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10天。

0:00,学生在广场召开了各高校代表会议,约有300人参加。主要内容有三:一是由现场总指挥柴玲分析形势。二是代表一致同意由北京“高自联”、“外高联”、“绝食团”三方面联合成立“全国高联”。下一步在广场上的学生将坚持到6月20日人代会召开之后,用香港支援的帐篷,以广场为根据地,办成黄埔军校式的大课堂,设立教室。三是有关下步学运的建议:①建立一个统一的决策机构。②加强宣传,发动群众。③争取工人、市民的同情和理解。④继续采取上街募捐的方式筹集经费。⑤在广场留下少数代表,大多数人作为“火种”回原单位。

上午,“高自联”在天安门广场广播他们的近期目标:①撤走军队,解除戒严令。②否定“4.26”《人民日报》社论,承认“高自联”、“工人自治会”、“工人敢死队”、“市民自治会”、“市民敢死队”等组织合法。③召开人代会,罢免李鹏。声称,如上述目标不能实现,天安门广场的静坐请愿活动将至少坚持到6月20日人代会召开。还声称将4月27日定为“中国民主节”。

10:00,北京大学28楼广播:今天预定的绝食推迟到明天。

中午,清华大学贴出“高自联决议:全面罢课,全部离校,全民宣传。”科技大学、北航、邮电学院等校反映,“高自联”就是要搞“空校运动”。

部分高校盛传要在天安门广场立“自由之神”像的消息，并说将有大型集会和文艺演出。“工自联”在天安门也广播了同样的消息。

15：00左右，中央美院报亭上贴出一则通知，内容是晚饭后到天安门广场举行“自由之神”落成仪式，欢迎各界人士参加。通知署名为：中央美院、中央戏院、中央音院、中央舞院。与此同时，广场上部分学生在准备立“自由之神”像处搭起了铁架子，并在组织新的纠察队。

下午，彭真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托，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外副委员长座谈，强调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来统一思想。

20：50，中央美院聚集数百人围观塑像，学生准备将其分装3辆三轮车运到广场。据了解，在场的还有法新社和日本PAL广播公司的五六名记者。

22：20，中央美院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安装塑像，学生称，30日9：00举行庆祝仪式。

5月30日

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11天。

7：00，“自由之神”像安装完。“自由之神”像高8米，直径2米多，底座用石膏制成，塑像用泡沫珍珠岩制成，塑像与美国的“自由女神”相似，东方女性的形象，双手举火炬。

上午，“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筹委会”贴出《紧急通告》称：30日凌晨1：00多，在北京饭店附近，一辆装有警灯的

北京吉普车上冲出两名警察，绑架了“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筹委会”执行委员沈银汉，要求立即释放沈。天安门广场上的“工自联”及学生广播号召学生、工人、群众到市公安局要人。并说学生已成立10个敢死队，一个绝食团，号召大家报名。

10：00，“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上召开有中外记者参加的发布消息会。李录、封从德等学生头头在会上发布了消息，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0：00许，近20名“工自联”成员打着“秘密抓人暴露嘴脸”等横幅，到市公安局南门前示威、静坐，之后又陆续来了一些大学生，高喊“放人”、“放人”等口号，要求放出沈银汉。

11：00许，近千名外地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来到公安局北门，要求“公安局放人”，有数千人围观。

12：00许，一些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民主之神”像（以前称“自由之神”）揭幕仪式，一女学生宣读了“民主之神”落成宣言。揭幕仪式的程序有：（1）宣布把“民主之神”像献给绝食和静坐的勇士；（2）市民代表和艺术家代表剪彩；（3）音乐学院的学生演唱了4首歌。

所谓“民主之神”像在天安门广场竖起后，东城区、石景山区、市经委等单位的干部群众强烈要求将其拆除，他们说，天安门广场是亿万人民向往的圣洁的地方，不是西方自由世界，一些人不经人民代表大会同意，随便竖像，太不象话了！

天安门广场管理处发表声明，反对在广场搭设“女神”像。

北京大学贴出署名温元凯的大字报，题为《对当前时局之十条基本估计》。

15：00，美联社丹麦籍记者莫尔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柯尔在市公安局门前对围攻市公安局的学生和工人进行采访、拍照、录相时被发现。经谈话，他们表示愿意遵守市政府令，并离去。

在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内分别出现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传单，标题是《如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今中国时局可能性预测与分析》，主要内容是：

现在一小部分掌握共产党、中国最高权力的领导人如果不顺从民意，不听人民的呼声，而一意孤行，动用军队来压制人民的呐喊，这就极有可能导致这场全民爱国民主运动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巨变。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他的政府，人民将自愿组织起来，组成以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以及社会各界爱国力量为主导力量，将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并有可能包括有血性、有良知、有理性、向人民投诚的共产党军队）来与共产党的腐朽力量相斗争、相抗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去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来进行斗争。台湾国民党李登辉总统已经宣布，台湾不但要从思想上、道义上支持大陆的民主爱国运动，而且还要从其他方面给予支持、援助，据有关人士分析，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如果一再地不明事理，就有可能导致人民组成能够顺应民意、并获得美国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尊

重人权要求民意国家的支持，可能被称为民主党的反对党派。以共产党开明人士组成的改革派，以民联为机构，以要求民主的人民为主体，民主党和中国国民党联合起来，组成以三个党为主体的多党制，进而过渡到正式的议会制，从而完成大陆和台湾的真正合好，完成中国统一大业。

中国人民必须特别珍惜并且坚定地、彻底地把目前这场声势浩大的全民爱国民主运动进行到底。

17：00，经过反复宣传和工作，在市公安局门前的工人、学生和围观的群众相继离开。此后，其中一部分人又到公安部门门口闹事。

19：40，王丹在广播中说：30日下午北大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将全部撤回。并说，这并不标志学运的结束。今后要转入校内的民主建设。如：组织合法化，民主沙龙、新的社团、组织学生到社会上去宣传，建立各种组织——“独立工会”、“知识分子联合会”。还说，“今后国家的前途不由共产党决定，要由人民来决定”。

5月31日

早晨，北京医学院旧图书馆前贴出一张有严家其、包遵信、北岛（原名赵振开，诗人）等人签名的，题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字报，内容是：为了民族进步，首都知识界300余人决定于31日下午3时在新华门、大会堂东侧进行绝食请愿，抗议政府近来所做所为。

8：00起，北京和外地一些院校的学生陆续聚集到市公

安局门前静坐、示威，学生和围观群众近千。学生举着“要抓一起抓”、“还我工人大哥”、“打倒法西斯”等横幅，高喊“还我同胞，还我人权”等口号，要求立即释放沈银汉。市公安局做了大量说服解释工作。16时余，学生陆续离去。

上午，顺义县1万多名农民、工人、商业职工、教师举行“坚决反对动乱群众大会”。

北大、人大、师大、民院等院校的“学生自治会”在校内广播和张贴“紧急通知”、“紧急呼吁”等，煽动学生晚7：30在天安门广场集合，然后去市委、市政府、市公安局、公安部抗议。

下午，大兴县、怀柔县分别举行群众集会、游行，抗议极少数人制造动乱。

21：00，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本市和外地学生在历史博物馆门前集合后分成两路，一路去市公安局，一路到公安部。

22：00，在市公安局门前示威的学生及围观群众达2万人。领头人代表市“高自联”向市公安局递交了一份声明。市公安局答应6月1日10：00与学生谈判。

6月1日

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13天，国际儿童节。

广场上竖有各种旗子500余面，其中有旗、有人、有校名的约有230多个，共有帐篷530余顶，还有一些正在搭建。广场内有学生1500余人。有4个广播站，即：纪念碑下的“学运之声”广播站、纪念碑旗杆下的“绝食团”广播站、

“女神”像下的广播站、广场西北角的“工自联”广播站。

10：20，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农业大学等高校的三四十名学生又聚集到市公安局门前，提出公安局为什么绑架“工自联”的人等问题。市公安局与3名学生代表进行了谈话，有理有据地驳回了他们的质问，并对他们进行了法制教育，最后说服他们离开了现场。20：30，又有一些学生来到市公安局南门，加上围观群众有几千人，到深夜还未散去。

京郊5个远郊区、县的20多万农民和城镇干部、群众，经公安部门批准，在县城或区政府所在地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或游行，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为制止动乱、稳定局势所作出的正确决策，拥护市委、市政府为贯彻国务院戒严令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这5个区县是：门头沟区，10万人；通县，2万多人；房山区，1万多人；延庆县，10万多人；昌平县，2.5万人。

下午，昌平县举行游行和集会时，中国政法大学、石油大学和农学院的250名学生闻讯后先到昌平县政府大门口处喊口号示威，后又到昌平镇会场将北门堵住，不让群众进入会场。

《如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今中国时局可能性预测与分析》的传单又在清华、北航、农工大、理工、师院、北方交大6所学校相继出现。严家其、包遵信等人的“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又在师大贴出。

北方交大一大学报称：“大学生要联合党内改革派、中国民联、国民党，组织武装力量，与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

北大自治会广播：“台湾最新消息：李登辉总统说，除声援外，其他方面也支援。”“政府说学生运动中有台湾特务。如

果这个人是搞人权、搞民主的，就是特务我们也欢迎。”

晚，师大中文系讲师刘晓波在师大校门口发表演讲，宣布6月2日下午去绝食。并说：“政府强调的一小撮，看来指的是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荣光！”

6月2日

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14天。

学生继续围攻市公安局。经反复工作，围攻学生于凌晨5：00许离去。当时加上围观群众，最多时人数达几千人，围攻市公安局长达8小时之久。

从14：25开始，北大、师大、清华、科技大等高校约2000多名学生陆续上街游行。游行的目的是到《北京日报》社门口烧报纸。报纸由学生自带，所烧的均是5月30日和5月31日《北京日报》（分别刊登“短命的‘飞虎队’”和“天安门广场啊！我为你哭泣”）。

约17：00，侯德健（作曲家）、刘晓波（师大讲师）、高欣（《师大周报》前主编、中共党员）、周舵（北大社会学研究所讲师、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等4人在纪念碑北侧台阶上开始绝食。绝食期限为72小时（侯德健因6天后将赴香港制做唱片，只绝食48小时），还发表了长达3000字的“绝食宣言”。

18：35，广场“高自联”广播站广播，要学生将广场上不规则的帐篷拆除，到广场香港接待处领竹杆、帐篷，搭成统一的帐篷。

“高自联”准备于3日或4日在纪念碑北侧成立所谓“民主大学”，学校由一名校长和两名副校长负责，实行校长负责制。由香港中文大学提供赞助，副校长中有一名香港中文大学的人担任。计划举行成立仪式，并邀请国内外知名人士演讲。现正在招收工作人员，做准备工作。

“高自联”搞的“空校运动”对一些学校产生影响，不少学生离校，有的学校估计至少有1/2的学生回家。另外还有一些学生受“高自联”委派到外地去宣传。

6月2日在北方交通大学又发现传单《如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今中国时局可能性预测与分析》。在农业工程大学主楼402教室黑板上发现粉笔书写的“打倒共产党暴政”、“中国的民主进程进入阿Q阶段”等标语。

22:55，复外木樨地附近，中央电视台建国40周年摄制组借用完毕的一辆三菱吉普车返回部队途中发生重大车祸。4人被撞（后有3人死亡）。现场周围有大量围观学生和群众，许多人起哄，推打民警，使现场勘查工作无法进行。天安门广场“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马上将这一情况广播，而后广场上约2000多学生骑车前往现场，围攻民警，说这是李鹏戒严令的后果，是戒严令造成的。围观群众和学生大约有1万人。有人扬言，到医院抢尸体，搞环城游行。一时间，人心浮动，气氛紧张。暴乱之火已经被极少数人点了起来。

七、6月3日至30日，反革命暴乱的爆发和基本平息

极少数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深知，如果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全部按计划到位，那么，他们正在从事的种种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他们的全部阴谋就将很快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他们窥测时机，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动乱加剧，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6月3日

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15天，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凌晨，当戒严部队按既定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就有人大呼小叫，煽动一些人在建国门、南河沿、西单、木樨地等路口阻拦大小车辆，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从燕京饭店门前经过的战士被强行搜身。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轮胎被扎穿，并被隔离墩围住。

拂晓前后，永定门桥头的军车被推翻。木樨地军车车胎被扎穿。在朝阳门，400多名进城的战士遭到歹徒的石块袭击。六部口、横二条一带，军车被拦截，战士被围困。

晨，柴玲、王丹、封从德、李录等人指挥广场上的人向

解放军军车扔砖头，用钢筋、棒子袭击解放军。

7：00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钻进被围困的军车内，抢夺装有子弹的机枪。从建国门到东单，以及天桥附近，进城部队被零星隔断，遭到围攻、殴打。在建国门立交桥上，有的战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战士被打得遍体鳞伤。

上午，虎坊桥一带的进城部队被冲，战士遭痛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一些被打伤的战士在送往医院途中遭拦截，急救车被放气，伤员被绑架。虎坊路至陶然亭21辆军车被围，在战士转移弹药时，前往护卫的民警被打伤。

中午，被拦阻在府右街南口、正义路北口、宣武门、虎坊桥、木樨地、东四等路口的解放军战士，有的被打伤，有的钢盔、军帽、雨衣、水壶、挎包被抢。有的路口，压缩饼干、罐头等撒满一地。在六部口，一伙人截了一辆满载枪支弹药的军车，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多次解围均未成功。这车枪支弹药如被抢走或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护首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武警部队施放了催泪弹，抢回了弹药车。

在拦截、砸抢军车的同时，一伙暴徒围堵和冲击国家机关和重要部位。他们冲人民大会堂，冲中宣部，冲广播电视部，冲中南海的西门和南门。保卫这些机关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数十人负伤。

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立即行动起来，支持、配合解放军、公安干警、武警执行戒严任务。

下午，“高自联”在天安门广场广播，煽动学生参加“敢死队”，拿起武器，对抗军警，让学生回校去动员人晚上到广场，并动员市民晚上也来广场。“工自联”广播：“要拿起武

器推翻政府”，号召广场上的人参加敢死队。

17：00左右，广场上“高自联”和“工自联”分发了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及带尖的竹竿，声言“抓住军警就往死里打”。下午，有上千人冲进西单附近一工地，抢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钢筋、砖块等，准备打巷战。

18：00，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

全体市民们：首都今晚发生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

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再次发布《通告》：

六月三日凌晨，部分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入城，保卫重要目标。由于极少数人造谣煽惑，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市内多处路口设置障碍，使部分入城部队受阻，解放军战士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在混乱中，一些暴徒、流氓、地痞、打砸抢分子乘机扩大事态，他们公然殴打、侮辱、绑架解放军战士，不但打伤一些战士，毁坏一些军车，甚至肆无忌惮地抢夺军用物资、武器。由于一些路口设障，还造成

市内多处交通堵塞。这种公然违反戒严令的无法无天行径，引起了广大市民的愤慨，强烈要求采取强有力措施，决不能让他们认为政府软弱可欺，对极少数暴徒决不能手软。为此，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特通告如下：

一、解放军奉命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是为了制止动乱，维护首都安定，恢复正常秩序，完全是保护人民群众利益，决不是针对广大群众和学生的。广大市民对此已经越来越理解。请各界人士和群众积极支持解放军部队执行戒严任务。

二、在这场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中，解放军部队一定要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任何人不得阻挡。如遇阻挡，戒严部队将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三、全市人民要顾全大局，坚守岗位，遵守戒严要求，不要听信谣言，不要围观，自觉维护首都治安和社会秩序。

四、对于打、砸、抢、烧、破坏治安等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对于所有暴徒，一定要坚决打击，严加惩处。

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布《紧急通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在北京市部分地区执行戒严任务，履行制止动乱，维护首都社会安宁的神圣使命，得到了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但是，近日来，极少数人制造谣言，恶意丑化、攻击戒严部队，用极其恶劣的手段，挑拨人民群众和戒

严部队之间的关系，煽动一些人堵砸军车，抢夺武器，殴打干部战士，查、围攻军人，阻拦戒严部队的行动，蓄意制造事端，扩大动乱。极少数人的这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和部队官兵的极大愤慨，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我们郑重宣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非法拦截军车，阻拦、围攻解放军，妨碍戒严部队执行勤务。军队行动时间、方式、着装均属军务，任何人不得干预。我们坚决执行国务院戒严令和北京市政府一、二、三号令，如果有人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以身试法，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希望北京市的广大人民群众严守戒严令的规定，支持军队制止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行动。

21：00，吾尔开希带领三四百人走出师大校门，打着横幅“我们与天安门广场同在”。

22：00前后，奉命向城内开进的各路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市区。但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了严重阻拦。

部队仍然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而少数暴徒却利用这种克制，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打、砸、抢、烧、杀。

22：00～23：00，从翠微路、公主坟、木樨地到西单一线，有12辆军车被烧。有些人用卡车运来砖头，向战士猛砍。一些暴徒把无轨电车推到路口，放火燃烧，阻断了道路。有的消防车赶去灭火，也被砸烂、烧毁。

23：00前后，虎坊桥3辆军车被砸，1辆吉普车被推翻。安定门立交桥军车被围堵。崇文门大街一个团的战士被围堵。

建国门立交桥 30 辆军车被围堵。北京煤炭工业学校以西 300 多辆军车被围堵。为保证军车前进，有的战士和指挥员下车做疏导工作，被围攻殴打，有些被强行绑架，不知去向。被打伤的，有尉官、校官，也有将军。在南苑三营门受阻的军车，为避免冲突，往东绕行，至天坛南门再次被堵，许多军车被砸、被烧。

师大广播台讲授制作、使用汽油燃烧瓶的方法，讲解坦克、装甲车的薄弱部位，教学生烧军车的方法等。有学生到处收集玻璃瓶、汽油、煤油等，截汽车送往城里。

6 月 4 日

凌晨 1：30，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在天安门广场再次反复播出《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广场上大批围观群众迅速离开，但仍有一部分人盘踞在广场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

凌晨 4：30，广场上广播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随后，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正常秩序的通告：

天安门广场是我们伟大祖国首都北京的中心，是我国举行政治性集会和迎宾活动的重要场所，是新中国的象征。但是，现在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了极

少数人制造动乱、传播谣言的市场。为了尽快恢复天安门广场的正常秩序，根据首都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1号令，决定立即对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

一、凡在广场上的所有人员，听到广播必须立即撤离现场。

二、如果有人违抗和拒不执行此通告，仍继续滞留广场，戒严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强行处置。

三、清场后，天安门广场由戒严部队严格管理。

四、希望一切有爱国之心，不愿意国家动乱的广大学生和群众，要积极配合戒严部队执行好清场任务。

5：00左右，广场上的学生开始撤离，戒严部队同时进驻天安门广场。到5：30，整个过程结束，无一人死亡。

有一些战士在执行戒严任务中被暴徒打死，而且手段极为残暴。在阜成门立交桥栏杆上吊挂着一具从装束上看是战士的尸体，人是在被残害后吊起来的。北京武警总队一支队的一辆救护车在人民医院附近被围，车上有8名受伤的战士，车被砸，一名战士被当场打死。白塔寺附近，有2名武警战士被打致死，前去解救的几十名战士也被打。5：20左右，在崇文门，一名战士被一伙暴徒从过街天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在南池子附近，一辆军车熄火。一二百名暴徒冲上去，用砖头猛砸驾驶室，把司机活活砸死。西单十字路口

以东 300 米处一名解放军军官被活活打死，暴徒们还不罢休，又将其尸体剖腹。有的干警和战士受伤后，因交通堵塞，不能得到及时的抢救和护理。就是送到了医院，还被歹徒们追赶、围困，不准治疗。

3：00 多，约有几千暴徒拥到市公安局大门前，投掷石块、燃烧瓶，门口岗楼被烧，10 多处起火。他们还开来一辆大汽车，顶在大门口处，后又将汽车点燃。市公安局大楼几十块玻璃被打碎。在市公安局院内、大门外的石块有近万块。公安机关用喇叭进行宣传，这些暴徒仍不离去，辱骂声、叫喊声不绝。忍无可忍的民警最后反击，抓获 13 名歹徒。

凌晨以后，焚烧军车的暴行愈演愈烈。在天坛东侧路、天坛北门、前门地铁西口、前门东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单、复兴门、南礼士路、木樨地、莲花池、车公庄、东华门、东直门，以及朝阳区的大北窑、呼家楼、北豆各庄，大兴县旧宫乡等地，数十个路口的数百辆军车，被暴徒用汽油、燃烧瓶和土制喷火器引燃，火光冲天，有的战士在车内被活活烧死，有的跳下车后被活活打死。有的地方；几辆、十几辆、甚至二三十辆军车同时被烧，一片火海。在双井路口，有 70 余辆装甲车被围，其中 20 余辆车上的机枪被暴徒拆掉。京原路口至老山骨灰堂以西，30 多辆军车被暴徒付之一炬，现场浓烟冲天。有的暴徒手持铁棍，推着汽油桶，在路口堵截，见车就烧。多辆部队运粮车、被服车被暴徒抢劫，不知去向。有几名暴徒在复兴门立交桥一带，开着抢来的装甲车，边行进边开枪。

在砸毁、焚烧军车的同时，一些暴徒对民用设施和公共建筑物发动了攻击。位于西单的燕山等商店的橱窗被砸。毛

主席纪念堂西侧的松树墙被点燃。一些公共电汽车、消防车、救护车、出租汽车被砸毁和烧毁。特别恶毒的是，一伙人将一辆公共汽车推到天安门城洞下点燃，企图烧毁天安门城楼，被及时扑灭。

15：00，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

部队在执行戒严任务中，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但是，有一小撮歹徒，抢夺部队枪支，砸烧军车，毁坏装备器材，殴打、绑架解放军干部战士。这是反革命暴乱行为，必须坚决制止。特通告如下：

1、凡抢夺的枪支、装备、器材，自通告发布之日起，于48小时内，上交当地公安部门或部队。

2、绑架的部队干部战士，公安干警，武警人员，必须无条件地送回部队。

3、立即停止砸烧军车、装备器材的破坏行为。

违反以上各条，戒严部队有权予以严惩。

据《四川日报》报道，“6月4日，一伙歹徒在成都市冲击市人大和市政府机关，殴打残害公安、武警战士300多人，砸坏烧毁数十辆电车、警车，抢劫烧毁人民商场和一些商店，烧毁人民东路派出所、治安岗亭及多处路口的交通指挥台。”

6月5日

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17天。

反革命暴徒的破坏活动仍在继续，气焰十分嚣张。成群

结伙的暴徒仍在多处拦截、焚烧、砸毁军车、公共电汽车。据不完全统计，今日又发现被暴徒砸烧的军车、公共电汽车及其它车辆 41 辆，其中军车 8 辆，公共电汽车 22 辆，其它汽车 11 辆。

上午，北京部分高校学生到邮局给湖南、云南、四川、福建等地拍电报，称“北京屠杀成千上万人，北大死 200 人左右”、“多听美国之音”等等。

“高自联”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声明，抗议政府镇压学生，号召罢工、罢课、罢市，并争取国际组织的援助。

22:00，北大 28 楼广播：“高自联”撤离北大，转入地下继续活动。

全市液化气站因气罐运不进来已全部脱销。

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

陈希同市长发表广播讲话。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布《紧急通告》：

在首都发生的这场反革命暴乱中，一些暴徒抢劫军用枪支弹药，袭击枪杀解放军、武警、公安干警和无辜群众，砸毁焚烧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袭击国家首脑机关、公安机关和要害部门，疯狂进行打砸抢烧杀等破坏活动。对上述严重犯罪行为必须坚决制止，依法严惩。为此，特严正通告：

一、反革命暴乱分子搞打砸抢烧杀的犯罪行为，必须立即停止。不听警告，胆敢继续犯罪者，执勤人员和公民都有权采取一切措施当场制止。

二、凡在这场反革命暴乱中参加打砸抢烧杀等

犯罪活动者，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和本单位领导坦白自首，争取从宽处理。拒不坦白自首的，将依法严惩。

三、凡持有戒严部队散落的枪支弹药者，必须将枪支弹药立即送交公安机关，不得隐匿或擅自处理。拒不送交者，以私藏和抢劫枪支弹药罪论处。

四、全市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大学生、全体市民，要积极揭发检举暴乱分子的罪行。对提供重要线索有功者给予重奖，对知情不举、包庇和窝藏罪犯者，要根据情节轻重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同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再次发布《紧急通告》：

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目前尚未完全平息。一小撮暴徒打、砸、抢、烧、杀，无恶不作。现在，他们还在到处制造谣言，设置路障，围堵、烧、砸军车和公共汽车，袭击解放军戒严部队、武警和公安干警，有的向群众打黑枪嫁祸解放军。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特向全体市民紧急通告如下：

一、全市人民要提高警惕，不要听信和传播谣言，发现造谣者要立即向本单位和公安机关报告。

二、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中，不要随意上街，不要在街头聚集、围观。

三、遇有暴徒围堵烧砸车辆，袭击解放军、武警和公安干警时，要立即离开，以保生命安全。

四、遇有暴徒进行其他犯罪活动，要记下暴徒

特征，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

五、全市人民要积极配合解放军戒严部队、武警和公安干警，坚决打击一小撮打砸抢烧杀的暴乱分子，以尽快恢复正常秩序，保证人民工作、生产、生活正常进行。

上午，北京石油化工专科学校约有 100 多名学生和燕化公司 200 余名工人聚集在燕化公司办公楼前呼喊“打倒邓小平”等反动口号，并呼喊要罢工、游行。

14：00 许，大约有上千名学生、工人和市民聚集在燕山地区的大转盘（交通中心地区），进行讲演，拦劫过往车辆，用石头等物设置路障，造成交通堵塞，聚集了两千多人。

一些外国驻华使馆通知在语言学院学习的本国留学生，取清外币存款，到使馆居住。

据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业务部统计：6 月 5 日，国内居民外币存款共支付 400 余笔，抵计 55.4 万美元。其中 20 多万美元汇往国外。

《四川日报》6 月 5 日讯：西南最大的综合性商场——成都人民商场，今日凌晨被一伙歹徒抢劫后纵火焚毁，同时遭到打、砸、抢、烧的还有商场周围 21 家商店，据初步估计，直接经济损失至少在 1 亿元以上。

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5 日英文电，美国总统布什就北京局势的最新发展发表讲话：

“注意到这些复杂情况，又注意到必须强烈地和明确地表示我们对最近几天事态的谴责，我现在下令采取以下的行动：

——暂停政府对政府的一切武器销售和商业性出口；

——暂停美国和中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
——同情地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要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
——通过红十字会向那些在突然袭击中受伤的人提供人道主义的医疗援助；

· 在中国的事态不断揭开的同时重新研究我们的双边关系的其他一些方面。

共产党社会民主化过程决不会是顺利的，我们必须以激励而不是扼杀走向公开的代表制的进步的方式对挫折作出反应。”

6月6日

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18天。

反革命暴徒烧毁汽车的情况较前3天有所减少，但局势仍很严峻。一些暴徒继续搞打、砸、抢、烧。6日共烧毁汽车25辆，其中公共电汽车17辆，其它汽车8辆。至6日全市交通岗亭共被烧砸38个。

4：00左右，在崇文门十字路口无轨电车总站，有一伙歹徒烧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其中有2人已被抓获。

一些暴徒用抢劫的枪支向戒严部队射击。0：00，在复兴门立交桥有3名暴徒袭击戒严部队，被戒严部队当场击毙2名。抓获1名暴徒，在其身上搜出手枪和3发子弹。19：10，某部队遭到木樨地北京科技活动中心大楼（此楼正在施工）上一些歹徒的枪击，部队进行还击。

市内各大客运站旅客骤增。各地进京列车运行不正常，晚点、停运车多，5日已停运4列，6日又停运5列，晚点7列。

北京站积压客流已超过春运高峰期间，北京南站售票、进

站秩序混乱，已无法正常工作，秩序难以控制。由于外地一些路段有人卧轨，6日有8个车次停发，它们是：145次（南昌）、121次（兰州）、1次（长沙）、61次（昆明）、149次（贵阳）、5次（南宁）、15次（广州）、15次（福州）。

外国专家、游客、留学生等大量离京。

上午，有5个涉外饭店（景泰、崇文门、永定门、哈德门、吴园）住的丹麦、法国、澳大利亚、西德、波兰、英国、瑞士、新西兰、美国、荷兰、捷克、加拿大、芬兰、日本等国的客人（共88人）退掉房间，准备回国。

外国留学生仍大量取款。5日、6日两天，从学院路分理处支取了18.1万美元，3.67万西德马克，1650万日元，4000英镑，5.92万法郎，3.3万元港币。

15：00，城近郊8区1075个粮店中，有23个粮店大米已售完，57个粮店面粉已售完，6个粮店大米和面粉都已售完并关门停业。今天，城近郊8区共运进粮食50万斤，绝大多数粮店仍未调进粮食。

8个城近郊区共销售蔬菜180万斤，比正常销量少55%左右。

全市煤炭旺销，西城区38个售煤点全天销售1400吨，比冬季正常销量还多。

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第8号）：

戒严部队在首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已经取得了平息极少数暴乱分子制造的反革命暴乱的初步胜利。但是，现在仍有极少数暴徒穷凶极恶，孤注一掷，垂死挣扎，丧心病狂地继续制造打、砸、抢、

烧、杀事件。对这些犯罪分子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予以打击。为此，特通告如下：

一、对搞打、砸、抢、烧、杀的现行犯罪分子，戒严部门、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当场拘捕，对反抗者就地强行处置。

二、我们历来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犯有罪行的分子，凡主动投案、坦白者，予以从宽处理，继续作恶、反抗者从严惩处。

下午，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中南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首都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

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对外营业机构的客户继续大量提取外币存款。中国客户也排长队提款，有的提前支取定期存款，他们表示怕存款被冻结、没收或被换成人民币。当天共支付1020万日元，9万美元，3万元港币，2万法郎，3000英镑，1000多西德马克。

据新华社报道，6月6日晚，“一伙犯罪分子乘上海市发生一起铁路交通事故之际，蓄意制造了一场烧毁旅客列车、袭击公安消防干警和武警战士的严重骚乱。”“致使包括邮政车在内的9节车箱被烧毁”，“造成沪宁、沪杭铁路中断”。

《湖北日报》报道，6月6日“中午，一些学生和不明身份的人，来到武昌桥头，推倒了铁路边的隔离墙，将大量砖头扔到京广铁路上，还将几根长达几十米的钢轨搬到铁路上，致使京广铁路于13时23分再次被堵，上下行列车停开”，交通中断了3个多小时。

6月7日

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19天。

1:00许,一伙暴徒在拆砸南礼士路南口的治安岗亭时,被解放军战士当场击毙4名,抓获2名。经审问,暴徒们供认:曾在复外将军车烧毁并将复兴路一线多处路灯打坏。在一暴徒身上还搜出反动标语。

10:00左右,一支戒严部队自东向西开进,经建国门立交桥附近时,遭到来自建国门外外交公寓和路南楼上两个方向的枪击,造成我官兵亡1人伤3人。

18:00,北大28楼广播台又广播了“告全市人民书”,大意是号召全市人民罢工、罢市、罢课;“邓小平、杨尚昆、李鹏镇压群众”,“要同反动政府作斗争”。署名是“高自联”、“北大筹委会”。清华“学生自治会”的广播台,上下午都进行了广播,并对一些教师把他们设在主楼的横幅、黑纱取掉表示抗议。这两所学校的领导、干部、教师不断地与学生交涉,学生表示可以停播,但回去后又继续广播,广播时间有所缩短。

今天,城近郊8区1075个粮店中,有1061个粮店开门售粮,有14个粮店未开门。预计,各城近郊区粮食库存仅够2~6天销量。由于交通受阻,城近郊8区已有3天不能正常往粮店调运粮食。为解决粮食运输问题,经市粮食局与有关部门商定,共组织了市运输公司、各区和粮食部门的38辆汽车、2辆马车往粮店运粮。但东西长安街一带,二环路以内靠立交桥附近的粮店,仍无法运进粮食。

今天,8个城近郊区共上市蔬菜300万斤,比正常销量少

25%左右。

各种副食品销售较旺。

据市经委中午了解，全市工业生产呈恶化趋势：

1、仅有少量企业维持基本生产，主要是两种类型的企业：一是部分重点企业的重点车间在维持生产，如矿务局、首钢公司、化工总公司系统企业的重点车间，以及发电、供电、供热等重点部门中的少量企业。二是远郊部分企业及市内个别小型企业，出勤率较好，生产在维持。

2、绝大多数企业处于停产状态。职工出勤率低，最高的为50%左右。

据供电部门统计，上午9：00，全市电力负荷为153万千瓦，10：00为155万千瓦，比正常负荷低约60万千瓦，少用电量1000多万千瓦小时。

据铁路部门反映，由于外地一些路段有人卧轨，7日致使10列旅客列车停发，它们是：43次（兰州）、5次（南宁）、145次（南昌）、1次（长沙）、15次（广州）、47次（福州）、61次（昆明）、119次（杭州）、149次（贵阳）、95次（大同）。

近日来，全市共积存垃圾2万吨。

从今天起，全市8个城近郊区环卫工人不顾个人安危，开始工作。据初步统计，共有1720名环卫工人上街清扫、保洁，共出垃圾车31辆，清运垃圾305吨；出动抽粪车17辆，清运粪便132吨。

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召集城近郊区主管书记、区长开会，研究清除路障、恢复交通、恢复秩序和与戒严部队联系等问题。

20:00, 在崇文门过街桥栏杆上发现一朵小白花, 花下有一纸条, 上写“市民记住你”, 旁边还有一张8开大的纸条上写着“市民猛醒, 拥护解放军, 不信谣言, 万众一心, 灭匪徒, 保安宁”, 署名: 数公民。

“北京高自联”和“北大筹委会”贴出《空校宣言》, 称: “中国北京4月15日起的学运, 于27日即转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一个历史永将记住的国耻日——6月3日。这场由学生发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主体的爱国运动, 就转变为一场伟大的民族救亡革命!” “我们提议, 公元1989年6月9日中午12时起: 全国总罢工、总罢市、总罢课、总罢教! 对法西斯政权最后一击!” 在虎坊路发现“工人自治联合会”贴出的声明, 称: 从今天起正式改名为“首都工人各界人士自治联合会”, 会章不变。

大部分学生已离校, 有的学校毕业班也走了三分之一。

据“美国之音”和合众国际社今天报道, 方励之已于本月5日去美国驻华使馆“避难”, 要求保护他的安全, 但未申请“政治避难”。

据新华社报道, “6月7日上午, 一些不明身份的人乘一些高校学生在武昌大东门地区集会秩序比较混乱之机, 先在武昌大东门地段用拆除的公路交通护栏设置路障, 并将路过的几辆公共汽车和电车的车胎放掉气, 造成交通长时间阻塞。上午11:00许, 一伙人又乘混乱之机在长江大桥南端的引桥上掀翻一辆公共汽车, 拔掉油管, 纵火烧毁。混乱之中, 一些人掀倒了大桥铁路桥西侧的一段铁栅栏和一座岗亭, 并将一根大铁轨搬到铁路轨道上拦截列车, 致使这一段京广铁路干线又一次中断达10小时。”

6月8日

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20天。

人民大学贴出题为《我们的策略》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采取空校的斗争方式”，“走向全国各地”，“如无重大事故，9月1日返校”。“请相信，更大规模的民主风潮将会来临”。署名：“高自联”、“人大自治联”。

据对城近郊7个区（不含东城区）1051所中小学（中学包括职业高中共351所，小学700所）的统计，全部停课的学校有206所，占19.6%；半停课的有192所，占18.3%；坚持上课的有653所，占62.1%。

据北京市经委对部分重点企业生产情况的了解，今天，市一热、二热、焦化厂、751厂、首钢、燕化、矿务局等企业继续维持生产，其他行业的绝大部分企业仍处于停产状态。

据供电部门统计，8日上午9时，全市电力负荷为134万千瓦，10时为145.8万千瓦，是6月3日以来负荷最低点。

截止9:00，城近郊8个区除西城区电报大楼附近的2个粮店未开门外，其余各粮店都正常开门售粮。

由于交通问题，仍有部分商店出现酱油、醋、糖等商品脱销情况。郊区食盐库存已由5月底的1.5万吨降到6800吨。

蔬菜进货比7日有所增加，销售330万斤左右，但仍低于正常日销量18%左右。

三环路以内有4个加油站正常营业；9日将再增加16

个，只有复兴路、宣武门、沙子口和东单 4 个加油站不能营业。

上午，北京市政府召集有关区和部门开会，部署东西长安街清障工作。东城、西城、朝阳、海淀 4 个区在戒严部队、武警、公安干警、交通民警的配合下，在市交通运输总公司、市城建总公司的支持下，组织干部、群众 4000 余人，出动各种机械车辆 58 台，拖走各种损坏的汽车 280 辆，一些烧毁的车辆正在抓紧吊运。

18：00，公主坟到八王坟的路障基本清理完毕。

截止 17：00，公共电汽车共开通 35 条（其中市区 18 条、郊区 17 条），占全部 170 条线路的 20.5%，共发车 115 辆。

8 个城近郊区的环卫职工 5300 余人，克服路障影响坚持工作。全天共出动各种清洁车辆 370 辆，清运垃圾 4060 吨，清运粪便 2700 吨，清扫路面 2000 多万平方米。一个多月来未能彻底清扫过的天安门广场，由东城和西城环卫局出动 260 余人和 4 辆扫尘车进行了初步清扫，清除垃圾 175 吨。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布《通告》第 9 号、第 10 号、第 11 号。

（第 9 号）

根据广大市民关于恢复交通秩序的强烈要求，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特通告如下：

- 一、任何人不得在道路上设置各种障碍。
- 二、任何人不得拦截、破坏各种车辆。
- 三、任何人不得破坏各种交通设施。
- 四、任何人不得围攻阻挠公安干警维护交通秩

字、执行公务。

五、凡违反上述规定者，所有执勤人员有权当场强行处置。

(第 10 号)

“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即“高自联”)、“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即“工自联”)，是未经依法登记的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自动解散。

“高自联”、“工自联”两个非法组织的成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非法活动。

“高自联”的头头、“工自联”的头头，是在首都煽动和组织这次反革命暴乱的重要分子。自本通告发表之日起，以上两种人必须立即到所在地区的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对拒不投案自首者，将依法缉拿归案，从严惩处。

(第 11 号)

为了严厉打击反革命暴乱分子，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揭发反革命暴乱分子的犯罪活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决定，在市、区设立举报电话。

全市每个公民都有权利、有义务，随时通过举报电话或直接向公安机关检举揭发暴乱分子。

市举报电话为：5124848、5125666

区举报电话为：

东城区 4012211—2335、443292

西城区 664215、665588

崇文区 752208、750131

宣武区 3015832、332035
朝阳区 595013、591296
海淀区 2563483、2567220
丰台区 372316、371554
石景山区 872179、873814

6月9日

1：55，建国门外外交公寓十层楼上有人用冲锋枪向戒严部队的坦克打了一梭子弹，未伤人。

3：00，在海淀区紫玉饭店附近，市公安局巡逻民警发现一辆可疑的天津大发面包车，准备盘查时，有人从一高层楼东侧向民警打了一枪，未伤人。

凌晨，崇文公安分局查获“工自联”的一个地下印刷黑据点。

下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邓小平同志说：“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极少数人先是搞动乱，后来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社会主义制度的捍卫者，人民利益的捍卫者”。“这次事件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使我们事业的步子前进得更稳更好，甚至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北京市委常委、卫戍区政委李进民，副市长苏仲祥参加了接见。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布《通告》第 12 号：

在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中，一些反革命暴乱分子到处张贴、散发反革命标语、传单、大字报、小字报，不断制造谣言，煽动暴乱，手段恶毒，危害极大。为此，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特通告如下：

一、反革命暴乱标语、传单、大字报、小字报的策划、制定、印制和组织张贴、散发者，必须立即停止犯罪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投案，争取宽大处理。对拒不自首者，将依法严惩。

二、受人唆使张贴、散发反革命暴乱标语、传单、大字报、小字报者，必须立即停止活动，向所在单位或街道办事处坦白交待，并交出尚未张贴、散发的标语、传单。

三、立即清除一切残留的反革命暴乱标语、传单、大字报、小字报。对阻碍清除者，解放军、武警和执勤干警予以强行处置。

四、望市民们提高警惕，不信谣，不围看，不散布，发现张贴、散发者，立即检举揭发，并有权当场制止，将犯罪分子扭送公安机关。

20：15，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李进民、苏仲祥同志传达了邓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重要讲话精神。

6月10日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方励之、李淑娴。逮捕李淑娴已经海淀区人大常委会许可（李系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通告》第13号：

为了严厉打击反革命暴乱分子，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特通告于下：

一、凡在首都发生的这场反革命暴乱中，砸枪烧军车、警车、公共电汽车和其他民用车辆者，或阴谋策划、组织唆使以及为这种暴行提供条件者，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必须立即到所在地区的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对拒不投案自首者，将依法缉拿归案，从严惩处。

二、望市民们通过举报电话或直接向公安机关揭发检举上述犯罪分子。

下午，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工业系统领导干部会议，号召全市职工立即行动起来，加紧生产把反革命暴乱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高等院校陆续宣布停课，除毕业班外，多数学生离校。

今天聂荣臻元帅给李锡铭、陈希同同志写了一封信，要求军队和地方要密切配合，要派得力干部抓深挖歹徒、打击坏人这件事。李锡铭、陈希同同志回信表示感谢聂帅的关怀和赐教，并介绍了实际情况。

纽约《中报》6月10日发表题为《谣言止于智者——斥〈世界日报〉打高空》的社论，摘要如下：

最近一周以来，北京局势呈现紧张状态，各类传播媒体大力报导，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在众多报导中，却有一些荒诞不经的虚假消息，经大肆渲染，加油添酱之后，出现在某些新闻纸的头版头条或其他显著位置。此类报纸或出于蓄意散播谣言之目的，或为了耸人听闻“打高空”，竟然不顾基本事实，胡编乱造，吾人为此深感不值。

譬如纽约华文《世界日报》，其6月6日的头版标题为“邓死杨逃李伤”和“中共内乱·烽烟点燃”。此两条标题用的都是一百级字体，以增加其耸人听闻之效果。该报在刊登此虚假消息时，编辑的技巧算是不错，在特大字体“邓死杨逃李伤”的上方，以小得极不相称的小字体，放上“北京盛传”字样，以留下一条退路。

加上“北京盛传”的一行小字，就可推卸刊登谣言的责任吗？并非如此。且看该报同日第七页，以“联合报系大陆问题研究室”名义登载的“邓小平结束争权的一生”一文。不言而喻，这显然是重要人物逝世后刊登生平传略的文字形式。该文旁且附有“邓小平纪事表”，表内最后一项明白写着“6月6日邓小平死亡”字样。由此可见，《世界日报》是实实在在地在散播邓小平去世谣言的。

不独《世界日报》，纽约华文《联合日报》亦是“打高空”的能手。该报日前曾在头版使用超过二百级的粗黑字体，横题赫然写上“中共内战”四字。《世界日报》和《联合日报》凭什么说中国大陆已开始进行内战？试问你能明确说出“中共内战”双方的一批实际统率人吗？如果把未经证实的士兵间的摩擦说成为内战，只能证明散播谣言者意图不良或常识缺乏。再如《世界日报》6月7日转载香港《快报》消息，声称“广州军区已派遣部队开赴北京，但与成都军区部队，同样在武汉受阻，在武汉市郊发生战争。”若广州、武汉两大军区与武汉市郊的驻军真的“发生战争”，那还得了，这样大的事情，连百把字具体描述的报导都没有，吾人又焉能轻易相信！

新闻报导要以客观公正为原则，随心所欲或捕风捉影地散播谣诬，

只能自辱报格。《世界日报》最近的表现，充分显露出其对中国大陆情势发展幸灾乐祸的心态。再出于其一贯的反共立场，该报往往把自己的愿望当作现实，因此闹出不少笑话来。

谣诼的破坏力非同小可。吾人以为，读者诸君切勿被满天飞的谣传所左右，此亦本文之主旨所在。

6月11日

北京市政府召开商业系统领导干部会议，动员商业职工把反革命暴乱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全天，有5名暴徒和不法分子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其中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学生自治会”头头周勇军。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一致同意该校纪委作出的关于开除李淑娴党籍的决定。

法新社驻香港记者在给该社驻京分社发稿中称：“北京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柴玲在躲藏地接受了电视采访”。

城区大多数商店恢复营业，主要商品进货及销售情况趋于正常。

6月12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通告》第14号：

“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外地赴京高校自治联合会”，是未经依法登记的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自动解散，其成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非法活动。

上述非法组织，参与了在首都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这些非法组织的头头，必须立即到所在地区的公安机关登记、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对拒不登记、投案自首者，将依法缉拿归案，从严惩处。

公安部发出通告，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制止动乱，维护首都和全国正常社会秩序。

公安部发出通缉令，通缉方励之、李淑娴，要求各地公安机关部署查缉，严防其外逃。

下午，李锡铭、陈希同等同志代表首都人民慰问戒严部队，高度赞扬戒严部队为党和人民立了大功。

18：00，北京市第一房屋修建工程公司三处一队的19名干部职工把新华门地区墙壁、门柱、石狮修补、洗刷一新，使被暴乱分子抢占玷污一个多月的中南海新华门又恢复了庄严威武的面貌。

北京市中小学全部恢复上课。

北京市属高等院校除师院外，已陆续复课。

6月13日

0：30，海淀区永定路交通岗亭南边的高楼里（北京第一水泥制管厂搅拌楼）打出两枪。戒严部队进行搜索。

2：45，放在珠市口东大街341号院门前的一辆“皇冠”牌轿车被歹徒打碎玻璃，浇上汽油后烧毁。

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传达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强调把思想统一到邓小平同志讲话上

来。

19：30，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区县局及部、委、办领导干部会，陈希同同志传达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李锡铭同志讲话，要求将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尽快逐级传达到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精神，统一思想；强调当前要一手抓平息暴乱，一手抓恢复首都正常秩序。

公安部发出通缉令，通缉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清华大学物理系85级学生）、翟伟民、梁肇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87级学生）、王正云（中央民族学院学生）、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北京大学物理系代培研究生）、张志清（中国政法大学第二学士班学生）、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熊焱等21名在逃的“高自联”头头和骨干分子。

交通全面恢复，各种车辆可以通过天安门前和广场东西侧路，故宫从今天起恢复开放。

6月14日

北京市委发出《关于认真传达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通知》。

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传达邓小平同志6月9日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李锡铭同志在会上介绍了发生在北京的这场反革命暴乱的真相和戒严部队平息暴乱的过程。

公安部发出通缉令，通缉韩东方（北京铁路分局丰台机

务段工人)、贺力力(北京机械局职工大学讲师)、刘强(北京 3209 厂工人) 3 名“工自联”头头和骨干分子。

被通缉的“高自联”头头和骨干分子周锋锁、熊焱分别在西安和 170 次(银川——北京)列车上被抓获。熊焱由其母带着乘 254 次列车来京投案自首。马少方到广州市白云公安分局投案自首。

在崇文门过街天桥残害解放军战士崔国政的暴徒赵跃堂(男, 22 岁, 湖北省公安县农民)、杨世增(男, 29 岁, 崇文中医医院工人)已被戒严部队抓获。残害崔国政烈士遗体的暴徒李卫东(男, 32 岁, 无业)也被市公安局抓获。

截止 14 日, 共发现北京高校死亡 42 人, 其中学生 36 人, 教职工 6 人。

工业生产秩序基本恢复正常。职工出勤率达 95% 以上。生产恢复正常的企业达 99%。

6 月 15 日

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 27 天。

7:00, 被通缉的“工自联”要犯刘强在内蒙呼和浩特市五川县被抓获。

全市工业生产已全面恢复, 生产水平稳步回升。

据市人民银行统计, 6 月上旬, 全市城镇储蓄存款下降 338.8 万元, 比正常情况少增加 1.4 亿元。外币存款下降 598 万美元, 比正常情况少增加 950 万美元。

参与残害李国瑞烈士的暴徒孟多(24 岁, 两劳释放人员, 无业)被抓获。

6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统一全党思想的纲领性文件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

截止6月16日，北京市已有18所市属院校复课，它们是：首都医学院、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建工学院、北京教育学院、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分院、联大建材轻工学院、联大化学工程学院、联大经济管理学院、联大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联大外语师范学院、联大旅游学院、联大纺织工程学院、联大中医药学院、联大文法学院、联大电子工程学院、联大自动化工程学院和北京广播电视大学。

天安门广场恢复一新，被严重毁坏的天安门广场绿地、松墙、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等设施，经过市政职工和戒严部队官兵的共同努力，全部修复。

21：00，被通缉的“高自联”头头杨涛，在甘肃永登县连城林场招待所被抓获。

6月17日

2：40，在西直门立交桥发生一起持枪暴徒袭击戒严部队执勤哨兵的事件，战士头部和腿部负伤。两名暴徒跳车而逃，两名涉嫌者被公安机关收审。

9：30，在公主坟北侧的加油站附近，一辆正行驶的大货车突然中弹，前挡风玻璃被打碎，未伤人。

上午，万名少先队员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主题队会。这是天安门广场实行戒严后接待的第一批客人。李锡铭、陈希同、迟浩田、杨白冰、周衣冰、刘振华等同志参加。

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同志和无党派人士，讨论邓小平同志6月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领导干部时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同时听取了党外同志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主持会议。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国际俱乐部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的电视采访，回答有关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一些问题。采访进行了45分钟左右，一些中外记者旁听了采访。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通告》第15号：

为彻底平息反革命暴乱，坚决消除危害首都社会治安的隐患，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特作如下通告：

一、凡抢夺、捡拾和非法持有的各种军用警用枪支、弹药、通信、广播、录音、录像设备，以及其他装备、器械、武器、车辆牌照等军用警用物品，必须由持有者立即送交所在地区的公安机关或戒严部队。对拒不送交者，一经查获，将依法从严惩处。

对为他人存放上述物品拒不交出者，以窝藏罪

论处。对知情不举者，也将追究法律责任。

二、凡将上述物品提供给他人或非法组织进行非法活动者，必须立即到所在地区的公安机关坦白交待。

三、望广大市民提高警惕，积极举报，为维护首都治安作贡献。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判处一批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期间进行打砸抢烧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放火犯林昭荣、抢劫犯罗红军、流氓犯班会杰等8名罪犯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截至17日，已有128人陆续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坦白交待问题。其中有“高自联”、“工自联”、“市民敢死队”、“市民自治会”等非法组织的头头、骨干分子和成员，参与打砸抢烧的犯罪分子等。

6月18日

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30天。

16:00，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在中央军委会议室，会见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英勇牺牲的崔国政、刘国庚、李国瑞三位烈士的亲属。他代表中央军委和邓小平主席向烈士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壮烈牺牲的刘国庚、王其富、李栋国、杜怀庆、李强、王小兵、徐如军7名烈士，分别被生前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6月19日

10:00, 被通缉的“工自联”头头韩东方到市公安局投案自首。韩称, 他6月4日离开天安门广场逃到河北省, 听到通缉令后即回京自首。

16:30, 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乔石、姚依林, 在中南海紫光阁亲切会见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牺牲的刘国庚、崔国政、李国瑞三位烈士的亲属。

截止19日, 市属28所院校已有27所复课(师范学院将于8月中旬提前开学, 海淀走读大学基本未停课), 复课的学校是: 北京工人、经济学院、财贸学院、计算机学院、农学院、体育师范学院、联大文理学院、联大机械工程学院、钢院分院、首都医学院。中央部委所属院校共56所, 19日复课的有7所: 协和医科大学、北京物资学院、警官大学、针灸学院、电子专科学校、电力专科学校、石化专科学校。

19:00, 被通缉的“高自联”头头刘刚, 在保定市被抓获。

6月20日

8:40, 武警总队医院救护车送李国瑞烈士遗体到八宝山, 行至玉泉路路口时, 汽车前挡风玻璃被从玉泉路路口西北角施工楼内扔出的石头打了一个洞。

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及时依法审判进行反革命暴乱和制造社会动乱的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

到 20 日，北京市经委 16 个工业总公司所属的 900 户企业已全面恢复正常生产。

6 月 21 日

下午，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正在北京参加中巴副外长磋商的巴基斯坦外交秘书胡马云。他指出，北京形势基本恢复正常，全国形势稳定。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人民认定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摆脱贫困和落后。

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会见世界银行官员。他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改变，将会继续执行下去。

北京市工商银行储蓄存款继续上升，21 日增加 1207.3 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21 日，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北京市工业系统职工共伤亡、失踪 209 人，其中死亡 43 人，伤 154 人，下落不明 12 人；被公安机关收审人员共 334 人，收审主要原因是，有的参加打、砸、抢、烧，有的参加“工自联”、“敢死队”、“飞虎队”等非法组织，有的参加冲砸公安部门和广播电影电视部。

美联社发白纽约的报道说，一些美国企业正在慢慢地恢复他们在中国的业务。

6月22日

上午，第11届亚运会组委会在京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宣布并通过了新的亚运会组织领导机构。万里任名誉主席，陈希同任主席。会议提出，我们一定能够办好第11届亚运会。

上午，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等会见了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牺牲的现已到京的10位烈士的30位亲属，向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对烈士的牺牲表示沉痛的哀悼。

这10位烈士是：刘国庚、崔国政、王其富、王锦伟、李强、杜怀庆、王小兵、马国选、李栋国、徐如军。

国家公安部公布，各地国家安全机关经过严密侦察，破获了一批自4月中旬以来插手北京等地学潮和动乱的台湾国民党特务案件，缴获了大量特务活动的罪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20日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悍然宣布对我实行新“制裁”措施发表谈话，反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

晚上，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我对港澳方针政策不会改变。

中国银行北京分行6月20日至22日共净增个人外币存款122.87万美元。三天个人外币存款平均每天净增41万美元，已接近4月份平均每天净增44万美元的正常水平。目前，该行美元、日元等主要外币均存大于取。

6月23日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下午，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健民在市政府会见了英国英之杰集团中国有限公司总裁爱灵顿子爵，并向他介绍了北京当前的情况，北京在平息反革命暴乱后，社会秩序很快恢复了正常。爱灵顿子爵说，我们在京的同事看到目前北京的情况要比国外的新闻报导好得多，我将把这些消息带回去，转告我的同行们，作为商人应该把眼光放远。

6月24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6人。列席这次会议的中顾委委员184人，中纪委委员68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29人。

全会审议并通过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决定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审查。

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的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全会高度评价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场斗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高度评价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作出的巨大贡献。全会一致认为，邓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重要讲话，是我们回顾过去，思考未来，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纲领性文件。

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当前，要特别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

中顾委第四次全体会议6月24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委员184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会议坚决拥护李鹏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完全赞同和支持党的四中全会关于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和其他职务的决议和对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组成人员的调整，坚决拥护江泽民任党中央总书记，表示要全

力支持中央新的领导集体的工作。

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 6 月 24 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69 人，中央、国家机关纪检部门和中央纪委机关各厅室的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精神。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乔石主持了会议。会议一致拥护党的四中全会通过的李鹏提出的报告，一致拥护关于撤销赵紫阳的职务并对他的问题继续审查的决定，一致拥护对中央领导机构部分成员的调整。

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平息反革命暴乱先进事迹报告会。

6 月 25 日

各大报纸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并刊登了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同志的照片。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立国之本，走好强国之路》。

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学习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出席会议的全体同志精神振奋，坚决拥护全会的各项决定和对中央领导机构部分成员进行的必要调整，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动员全市的共产党员、干部群众，夺取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彻底胜利，满怀信心地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6月26日

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主持委员长会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29日举行。建议主要议程为：学习讨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听取关于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报告，审议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的议案等。

下午，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并宴请了由瓦西姆·萨贾德率领的巴基斯坦参议院访华代表团。李先念在会见和宴会致辞中指出，中国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平息反革命暴乱，是为了恢复社会秩序稳定，保障国家人民安全。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召开，就如何贯彻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讨论，决定7月初召开第十一次常委会，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同时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当前工作安排意见的报告。

下午，北京市总工会在全市职工平息暴乱事迹报告、夺回损失竞赛动员大会上提出，在全市各企业开展“夺回损失，爱国立功，万名标兵竞赛”活动。

6月27日

上午，中共北京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李锡铭出席会议并向与会同志介绍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情况。这次会议的议题是传达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决

贯彻执行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夺取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彻底胜利，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把北京的工作做得更好。

上午，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中南海召开党组会，与会同志一致赞成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对赵紫阳同志错误的处理，坚决拥护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先念主持会议并讲了话。

3：55，戒严部队在朝阳区三里屯兆龙饭店路口执勤时，有人从白家庄北里5号楼12层处向戒严部队战士打了一枪。

20：45，公安干警正在上述地点检查打黑枪情况时，又有人从团结湖北口2号楼和4号楼分别打了两枪（均无人员伤亡）。

6月28日

首都各大报刊登《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根据记录整理）。

上午，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中南海召开第19次主席会议。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出席并讲了话，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主持会议。会议决定：7月4日举行全国政协七届七次常委会，学习、讨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听取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报告。

上午，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市政府亲切会见了法国波来日集团副总裁、中法合资北京国际金融大厦副董事长柯利诺和国际金融大厦总经理贝德里一行。陈希同说，平息反革命暴乱后北京的大门会更加敞开。赞扬波来日集团在动乱和暴乱

期间坚持同中方合作。

下午，北京市公安局在北京展览馆剧场隆重举行庆功表彰大会。表彰在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立功的40名干警和40个集体。市委书记李锡铭、公安部部长王芳到会为立功者授奖并讲了话。

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出席了座谈会。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同志和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及宗教界代表人士出席了会议。江泽民同志在座谈会上就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开得很顺利、很成功。这不仅对于当前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具有重大作用，而且对于今后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全会明确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要抓好的四件大事我们要共同努力做好。

· 6月29日

上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始举行。万里委员长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将学习讨论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听取关于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的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的议案等。

上午，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参议长西罗·洪堡和众议长瓦尔特·索里亚诺率领的波利维亚国会代表团。杨尚昆说，希望朋友们理解和明白，镇压反革命暴乱

系中国内政，也是合情合理的。中国将继续走自己的路，即对内坚持改革，对外继续开放。

下午，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外交部长洛斯·达格拉萨一行。李鹏代表中国政府对在平息反革命暴乱后第一位来访的外国外长表示欢迎。重申中国将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15：30，由总政治部主办的首都戒严部队暨驻京陆海空军武警部队庆祝“七一”歌咏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共北京市委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并观看了演出。

下午，中共北京市委举行全市党组织、共产党员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先进事迹报告会，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112名先进党组织、党员代表和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15名党组织代表济济一堂，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8周年。

6月30日

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42天。

上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会议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项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的提请，经过委员表决作出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会上，委员们还听取了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受国务院委托所作《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

告》。报告分为八个部分：一、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二、学潮从一开始就被动乱的组织者所利用；三、《人民日报》“4. 26”社论对动乱的定性是正确的；四、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五、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六、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确措施；七、极少数人是怎样挑起反革命暴乱的；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样残害解放军的。

陈希同在报告中说：“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等车辆达 1280 多辆，其中军用汽车 1000 多辆，装甲车 60 多辆，警车 30 多辆，公共电汽车 120 多辆，其它机动车 70 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 6000 多人，死亡数十人。他们为保卫祖国，保卫宪法，保卫人民，付出了鲜血甚至宝贵的生命。对他们的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为了平息反革命暴乱，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已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于围观的人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误伤，有的被持枪歹徒击伤击毙。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 3000 多名非军人受伤，200 余人死亡，包括 36 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伤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

今天，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分别签署命令，授予刘国庚、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王小兵、徐如军、崔国政、

马国选、王锦伟十名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中共北京市委六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闭幕。李锡铭同志对当前工作讲了6点意见：要认真学习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文件，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全党的思想；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彻底清查、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要振奋精神，鼓足干劲，把动乱、暴乱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各项任务；要继续坚定地贯彻治理、整顿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使全市国民经济更加协调稳步地发展；继续加强廉政建设，下大力量惩治腐败，保持党政机关廉洁，改善党群关系；要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6月3日以来。投案自首有292人；收缴枪支224支、子弹37495发。

以天安门广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严部队全部到位为标志，首都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人民群众救护伤员、解救被围困的战士、积极配合和支援戒严部队，涌现出许多动人心弦的好人好事。由于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北京市的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他方面的损失更难以用金钱来计算。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正在为挽回遭受的损失，进行艰苦的劳动。现在，首都各项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全国局势也较快地趋于平稳，这反映了中央的正确决策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但是，动乱和暴乱尚未彻底平息，极少数反革命暴乱

分子不甘心灭亡，仍在进行种种破坏活动，甚至梦想卷土重来。

为了取得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要彻底揭露动乱和暴乱的阴谋，依法惩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即那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以及制造打、砸、抢、烧、杀等种种暴行的刑事犯罪分子。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通过坚决果断、艰苦细致的工作，集中打击极少数首恶分子和拒不改悔的顽固分子，尽力扩大教育面和团结面。在此基础上，依靠广大群众，努力增产，厉行节约，艰苦奋斗，尽快把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造成的损失全部夺回来。